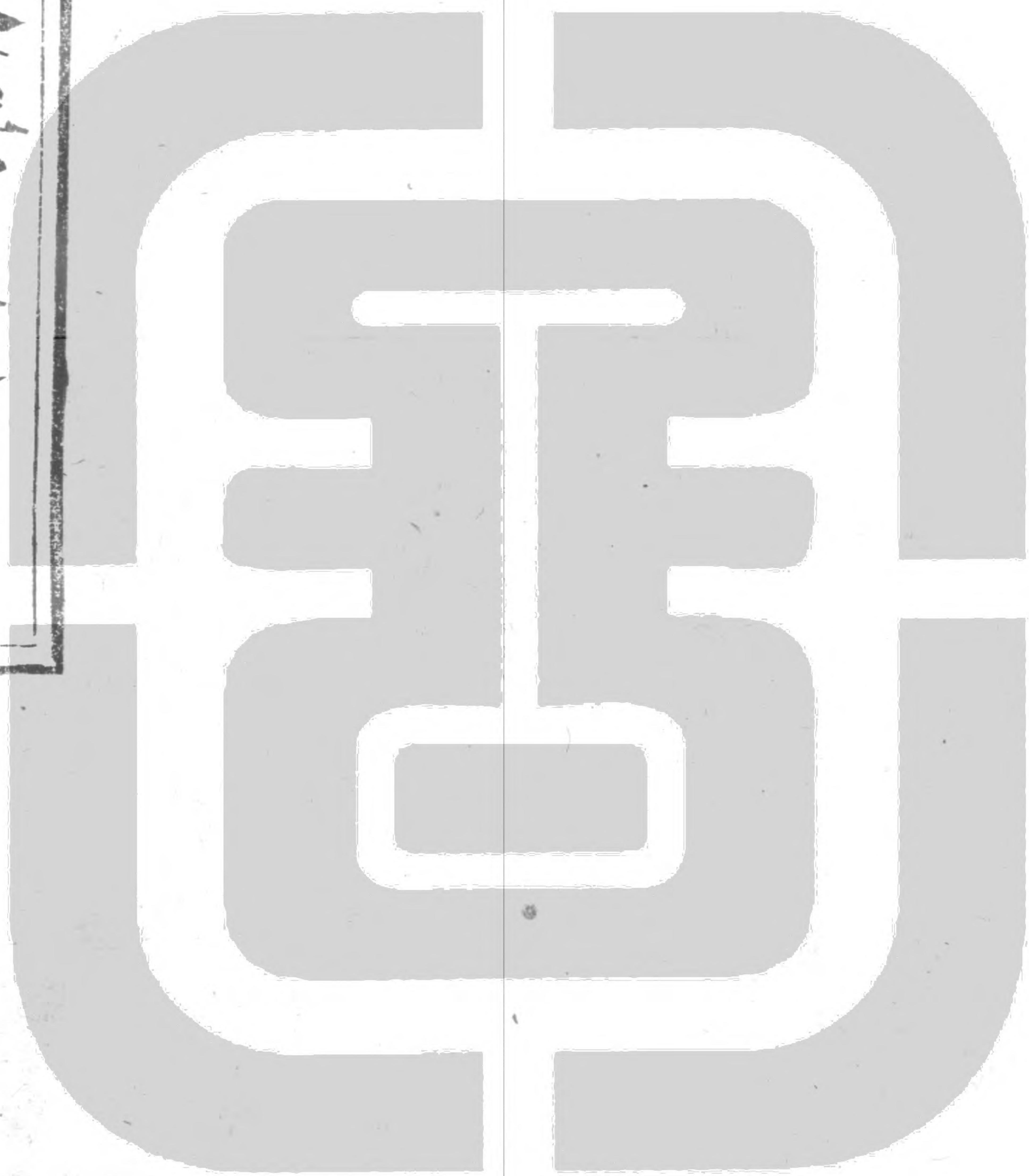


涇野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遵彭澤陶欽臯編刻

序

淳菴處士許君六十壽序

涇野子曰自予至江南與諸友之講學也在柳灣精舍則有休寧胡孺道喜予言未嘗忘退或劄記率相似也在鷲峯東所則有歙人許汝賢喜予言未嘗忘退或劄記率相似也比予居太常南所兩生以大比之後又同處三四月當其進修視昔者益通明且堅定焉來年正月十四日則汝賢之父淳

卷十
菴君六十初度之辰也汝賢與其姪壽卿偕孺道來曰象先甚不肖無以爲淳菴家君悅茲誕期且至象先歸將稱壽觴則先生何以教之乎予謂孺道曰淳菴君則何若對曰淳菴恬靜朴畧不好華麗訥訥然言若不能出諸口有古周任之厚焉痛家業之中衰也北度大江耕商和州以資孝養嘗遭父疾親煮湯藥左右扶持晝夜不眠有古孫咎之志焉父令與諸弟之索居也其服飾器用倍厚于君示重嫡也君痛泣辭謝其父既卒遂以精美者分歸三弟自取朽敗後諸弟有婚喪之事則又竭力贊襄俱使得所有古薛包之風焉予嘆曰有是哉淳菴君乎汝賢今茲之致壽不可以他求矣夫敦厚

者先進之禮樂也孝友孝聖賢之政事也惟造詣有淺深則功用有大小在淳菴君可謂生質之美暗合古人者矣在汝賢則當盡學問之功益充其先美可也汝賢不見江滸之灌木乎其初止一本耳有善植者析其條肆而種之不數年遂成千章之林百丈之材其上可以碍雲日其下可以蔭行旅皆其善植之功也汝賢植淳菴君之道如植灌木焉則稱於鄉黨者可以稱於天下稱於宗族者可以稱於後世其為壽於淳菴君者豈啻數百歲哉且鷲峯東所之言皆偶會之說詞耳汝賢一不能忘至於劄記亦相似矧淳菴君之道得於庭訓之久而受之躬行之餘者乎汝賢能續成而光大焉則

雖晦翁之發膏齋亦可期而至也又豈但式穀似之而已哉
是故享壽之名則在淳菴君致壽之實則在汝賢

盛氏族譜後序

太學生盛範卿從游于鷲峯東所者三年比予居太常南所
持所自編族譜一帙來觀曰楷家世居儀真者自永樂間始
祖伯謙公創為族譜以來今族屬繁衍矣無復有能再譜之
者楷生也晚然而尊祖敬宗之心推思收族之意則固與楷
之年日進而不能已也茲編且考則何以語之乎涇野子閱
之曰夫世系作則本枝有條而不紊世傳作則行履有據而
可考文詩錄則名德常著而不泯範卿之於家者如此其厚

乎且範卿兄弟四人儉庵君蚤已令之析居矣其第三兄業
既析而又貧也範卿復請與同居不忍遠去焉當宗族之中
有若人焉則範卿之心可知也然則範卿之為此編者豈徒
文字乎哉於是範卿曰楷講教而先生以是語不幾於溢美
乎曰範卿母是已也不聞古之君子又使天下人皆能收其
族乎

朱程問答序

南昌人守婺源程君仲樸輯其遠祖允夫先生與晦庵朱子
問答之言為一編曰朱程問答暇以問序焉予披覽之然皆
辯難論孟之奧疇咨太極西銘鬼神禮樂之群疑也予然後

知朱子集註諸經四書者雖皆出于手筆然亦當時群賢講論之功耳若允夫者亦其一也仲樸乃能輯而表之豈獨昭先人之隱績亦以使四方治經之士知朱子之學有集諸儒之長焉雖然斯問答也於解釋訓詁居多惟吾仲樸質明而志美學博而行篤見人之善而扶其弱見人之非而抑其強蓋將以論孟經籍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不但一問答訓詁間也夫然則仲樸之克光厥祖若雖以此編傳之千萬世不磨可也

誥封太宜人劉母陳氏壽序

太宜人劉母陳氏者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前吏科都給事

中平嵩劉子實夫之母也今年三月十有四日生六十有八歲且七十也而太宜人

之壽誥適至實夫喜走謂予曰世揚碌碌不才而吾母劬勞萬狀無以消埃酬報叨冒

聖恩來詞褒喜貴及誕期而世揚寸草春暉之心少舒不知何以使吾母至千百歲也且吾母自繼室吾父誠庵君也力持婦道夙夜匪懈及父既沒秉節不邪端柔勤儉閨範懋昭閩人稱貞焉吾有兄二人前母林氏之所出也吾母子之無異於所出鴉鳩之愛可方古昔閩人稱慈焉不識此可以致千百歲乎曰是在實夫已耳且予嘗聞淮水之名矣以為出

台簪山者即洪流也近過其地而詢諸人其發源止可濫觴耳及賴汝澗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與黃河江漢並名齊驅稱四瀆焉故在太夫人者百年之貞慈也在實夫者千年之貞慈也實夫不見易之言貞者乎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實夫之在諫垣固已秉貞矣自茲以往或外而藩臬或內而卿相皆秉是貞而不渝焉上足以格乎君下足以帥乎僚擴其心雖與天地日月爭光可也實夫不見曾子之論慈者乎其言曰慈者所以使衆也蓋民餒其腹雖或使之則腹枵不欲行凍其體雖或使之則體解不能行曾矣迺為司牧固已嘗用慈矣

自茲以往或外而賦政或內而陳善皆用是慈而不改焉近足以悅乎民遠足以育乎物擴其道雖與乾父坤母比思可也是其為貞慈也豈非延太夫人於千歲者哉昔者孟母有仇氏生孟子而失其夫守節矢靡他及教孟子學為聖賢至於三遷其居不以為勞誠可謂貞慈矣然微孟子承其貞而廣之以義體其慈而擴之以仁何以訓當時傳後世也則有仇氏者固戰國時一婦人耳奚能至今千百載猶誦孟仇氏如存不沒乎實夫必有所取於斯矣

贈宋君獻可陞知真定序

仰山宋君獻可既有真定之擢同鄉楊叔用諸友適來予為

之喜甚曰

聖天子於此地真得人哉叔用曰涇野子之喜其以獻可為鄉曲之英乎曰固然但吾儕有知地者或不知人有知人者或不知地予知地又知人是以喜之耳今夫真定隸州縣三十有二西盡於平定東薄於瀛濟表山帶河接海據關拱皇極而通群省蓋京師之門庭畿輔之要地也往者正德中流賊扇亂於坻霸真定無守以控阨之遂使衝突馳騁南鶩河洛縱橫於汝蔡徐淮之間毒及天下蓋此地風迅沙飛人馬剽悍一迫於饑寒而失其心頃刻呼號輒成群黯雖有滹沱沙漳之險不能為之限域也叔用曰獻可之為御史則嘗

聞之矣巡城則參論監局之貪橫掌道則會彈權姦之彌進刻述職官而言無不當巡下路江而威無不宣其他條陳江防諸事緝獲通番雜貨帶管本科并點軍門以及監試科場之差皆風力烜赫在人耳目者也此其人以守真定足知其有餘裕矣曰雖然予之所言乎真定者非但已也真定當衝路之衢民疲於力役而艱於衣食予欲使乘鄣趙晉之間雖或冠蓋相屬於路而民有不生疣足不生繭也雖或糜芑巨藟之未獲而民杵春糲殮不缺也雖或麻枲綿絲之未收而民寒冬衣褐香完也雖或晝不建旗於城夜不振鐸於巷而終歲犬不生鬣馬春生肉也叔用曰若是則又不知獻可何

以能之乎曰子亦嘗觀建業之軒水車乎於此有數百畝之田者邊於鴻池田高於水不啻尋丈有能為百斗之車者或挽之以力或推之以牛掣池中之水如貫魚斗斗皆行田也於是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年矣聞獻可之巡江也有下官怠於趨承而簡於禮遇者獻可徐察其有守能愛民也遂薦之於朝當是時其人方懼其効也及獲是舉乃自慚且嘆曰吾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然則獻可之為真定又豈可以他求哉夫三十二州縣之長貳豈無若人之賢者乎有則獎進之優接之當其考也以最書之則賢者益勸於善矣豈無不及若人之愚者乎有則懲督之摧抑之當其考也以

殿書之則愚者亦改其過矣賢者益勸於善則仁政流行於四封愚者亦改其過則暴政滅息於一日如是而民力不蘇衣食不足者予未之前聞也他日獻可言此郡之奔走繁劇無暇時曰苟有子民之心則雖奔走送迎之頃皆仁政耳獻可又曰巡江之事偶然之見恐不能以周茲郡也曰是在克已既盡則認人不錯於天下且有餘况於一郡乎獻可苟持此不變其學他日身都卿相進退天下人才如辨黑白於子言當一驗也况獻可孝敬忠信剛明正直鄉黨皆稱之乎獻可陝之延安鄜州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滇南野升陝西僉憲序

陝西榆林之西路在延安北數里即古大順招安萬里之地
蓋切近虜境之要路也舊額除按察憲臣一人駐劄新城以
督理糧儲整飭邊備兼理詞訟凡民庶之安危軍士之勇怯
將領之勤惰皆得稽察予以壯國威而禦外侮誠重任也邇
者三年述職考察既黜其瘼官者矣輿論以此地非廉明威
惠信厚周慎者不足克堪乃選於衆得吾南野須公孟觀以
昇之當是時南野方奉勅出巡廬鳳等處屯田而都憲治齋
萬公又嘗題將蘇松徽寧等處屯田一體兼管司徒與浦王
公亦坐名題准清理營房倉場教場寺項地土行且三年諸
劇就緒

朝廷稔知其才賢故復有是擢耳予往拜南野退遜以問西
路之事予曰夫西路予雖未獲履其地然予西人也亦嘗聞
其大畧矣使南野移所理南畿屯田者而往治之豈有不如
拾芥者哉夫士有五懈而馬有三罷穀粟後爨則腹懈布花
違時則体懈賞賚失實則勇懈曲直混淆則心懈苦樂不均
則情懈膏不及接馬罷于野秣無飽藟馬罷于廐行不累穀
馬罷于陣懈與罷既除而邊塞不壯者未之有也則何以能
之乎惟在蚤其將領耳往在正德間聞他衛有貪將善懈罷
士馬者也一日虜驟入塞士馬不肯為之前卒至失機其貪
將猶侵漁其下買絨蟒內賄當路以求逭誅未幾大敗殺士

民殆數城而後去其官當其時雖貪將之罪亦諸監臨察視者之過也然則南野茲往先問士馬即知其將領矣昔者有宋韓穉圭范希文皆嘗經畧延州以北之地即今西路諸處也穉圭則增土兵以代戍兵久之器械精堅諸城有備至謀取橫山以撓夏國希文則墾營田復廢寨練士卒熟羌亦為之來歸當其時至有軍中有韓范賊皆心寒破膽之謠夫宋去今不遠其故迹遺法猶有存者南野誠取其長而用之雖他日出將入相以總制三邊亦有餘也

贈呂君君言陞知兗州序

觀復呂君君言既有兗州之擢其刑曹諸寮來曰則何以贈

兗州乎予曰夫兗州先師夫子之鄉邦也夫子與諸弟子論政者多矣君言能取其二三策焉足可以治兗州矣昔者夫子語子貢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仲弓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兼斯二者其於兗州也如運諸掌乎諸寮曰君言嘗北為戶曹南兼刑工在鈔關則杜請托而包攬息在屯田則立節慎庫而金籍明論採珠之弊至罰俸而不悔致聽訟之慎於傳致而不事此雖於兗州有餘也何賴於二子之政哉曰此固君言有立政之本但其致用尤不可以廢古耳於此有畜絲積羽之人不可謂無具矣然非學水凍之法于慌氏豈能得澆水漚絲暴日與井之詳非學染羽之法于鍾氏豈

能知漬湛冊秣三入五入七入之數哉故事必法古而後可
以得道也蓋在子貢者乃安民之要在仲弓者乃用人之方
夫食者民之口體也兵者民之手足也信者民之腹心也得
乎民之口體則手足腹心皆歸我也故安民之政以足食為
首闔郡之事非一人所能辦也是故有器使之道焉則有司
當先矣有已日乃革之道焉則小過當赦矣夫然後去其不
職者進其克職者賢才當舉矣故用人之政以有司為先今
之餒民食者多矣或滯其額以取盈或致其期以足賦或追
其蠲以填虛或玩其時以誅無或重其役以鬻產或博其罰
以耀威機無方丈之布而官有匹縑之征田無長畝之獲而

公有庾釜之取凡此皆可以絕民之咽喉而銷人之飢膚也
此奚以足食乎有司之不先者凡以恃已之長耳誠能委之
錢穀以觀其廉察之桑麻以觀其惠試之甲兵以觀其勇課
之禮樂以觀其文移之刑罰以觀其斷字民矣雖偶而不與
怒也且注褒戕民矣雖諂而不與喜也且注貶如是以先有
司未及舉賢才也即有司已變為賢才矣夫充也統州者縣
幾至三十凡古之曲阜滕嶧鄒單泗汶鉅鄆曹穀邾費諸名
邦壯邑皆與焉而君言廉明持正抱立政之本
聖天子已知其賢材而遴以畀斯地者也誠又兼二子之政
以往焉豈不可收兗州之治如昔人不下堂而成者哉夫苟

持是道而不已其功也雖他日身都卿相若夫子告顏子以
斟酌四代之政者亦可證而學也君言揚之江都人起家正
德辛巳進士

贈陳師禹出守岳州序

南京留守後衛樞使周特準平者玄庵穆子之門人也以予
厚於玄菴子也遂以事玄菴子之禮以事予一日謁予曰平
有上司武選南橋君者蜀之巴人也往年以工部營繕主事
督理南京

太廟功成大司空石湖何公疏聞焉尋得進位武選寬不失
嚴慎而有禮凡平之諸僚輩無以為南橋贈惟吾涇野子一

言將無不可乎則應之曰夫南橋者豈非陳君師禹乎吾又
敬之矣當其登癸未進士也予與知其文學之材焉及出今
長安也予與聞其循良之政焉若營繕之事時予方守尚寶
數出長安諸門而師禹量度謀為之詳課工節財之法披星
沐雨之勞夙興夜寐之勤又予所親見者也今時準言在武
選者又如此其美也斯其人以守岳州夫何有哉夫岳也沅
湘衡岳接其前漢沔州峴帶其後左瞰洞庭右俯彭蠡蓋兼
有江湖之勝者也民雖刀耕火種而尚義好文之俗不減於
舊以師禹而治之猶建瓴水於高屋耳雖然巡歲以來水旱
為害於天而誅求肆害於人民之罷於衣食者亦甚矣故君

子治郡之罷猶醫者治人之病其受痛之急而救之斯民免於危亡耳或曰何以為先乎曰是不可遙視而閤料也夫醫者之劑也必先切脉而後知病之標本是故病在臟則後腑病在腑則後臟故穀梁子曰民勤于力則工築鮮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蓋得其道矣師禹如知切脉之仁於仁岳州也必先哀棻獨而恤顛連塞枵食之實而補褫衣之缺家與之穀粟而戶授之絲麻矣如是雖旦夕之頃亦可起其罷也昔者陶士行亦嘗鎮巴陵即今岳州之地也當是時方有杜弼之亂而士行乃使鄭攀平定其地綏懷得宜深得荆楚人心况今其地久霑濡乎

聖化又非士行時之可比也而師禹之材賢所至取效又彰彰如此則雖於全楚無難也而况於岳之一郡乎夫苟持斯志而不渝也尋見其政成民頌晉掌藩臬入都鄉相行道于天下揚名于後世又何不可到哉

贈陝西叅議南庄喬公序

南庄喬子伯藏守南京浙江道御史六年矣今春有陝西叅議之擢駐劄莊浪報至吾謂吾鄉之士曰莊浪其得人哉夫莊浪在西寧之北鎮蕃之東迺古月支龜茲之地故吐魯蕃覘於前匈奴瓦剌伺于後亦不刺竊據于西海治北衛孤懸河外其肅賴以餽給臯蘭藉以藩護實一邊之要地也得吾

南庄以分守于茲 聖天子其無西北之憂乎或曰南庄惡乎長曰惟其有實心耳不見江南之為籬人者乎以栢為楨以杉為題以蕩筠為經緯而織之以鋒其巔於是室宇暢達貨財攸居長幼卑尊皆為之安樂飄風不能撼其躬積雨不能蝕其本暴客不能肆其刃比鄰不能攘其鷄凡以栢與杉皆實心木也即者大工之興計費可二百萬鎰以太倉內帑不足也乃派辦于天下蓋將人人賦而戶戶科也少有愛國之心者不勝杞人之憂矣南庄遂奏言曰海內未脫凶荒而各曹量有畜積如戶曹之餘鹽餘課兵曹之缺官柴薪工曹之沒官賊仗及各處撫按司府之賍罰剩派苟一那移動

支亦足以斬資急用於是上允其言即天下之間閭遐荒皆受其賜此非有實用者乎往者予及諸友講學於鷲峯東所既久而未效也他日南庄及其僚方體健數過予一日講及此學南庄曰予與體健二三友默約一規善則相勸過則相箴政則相議功則相勉以為慎獨之學且數年不敢以告人予驚嘆曰蓋嘗觀君之行事而重其履聞君之言論而嘉其識者已舊矣豈知乃陰為是功哉此非有實學者乎是故有實用由有實學有實學由有實心南庄子持是有實心以蒞蒞浪豈不足以捍外衛內如江南之籬人者哉往者吐魯蕃用牙蘭之計結婚于亦不刺等類黨勢強勝侵掠哈密奪其

涇野先生文集
城印至使其肅震擾

朝廷累遣重臣經理其地歷數十年而未定使當時莊浪有守預防而早圖以佐其肅之棘豈至是哉然則南庄斯行以實心而布實用者當如救焚拯溺矣今夫中土之民上國之士苟一食不繼則朝不能以逮夕一衣不足則冬不能以及春而况邊陲之子疆圉之卒身履沙漠之地躬禦虎狼之寇苟枵其腹瘦其体而欲以得其死力者予未之前聞也然則南庄推廣實用以強此衛之兵聰明睿智皆由是出可也他日兵修政成晉臻卿相守在四夷亦自是乎南庄勉於南庄名英保定東鹿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莊浪篇有序

莊浪篇申贈南庄喬子也恒齋子見知于南庄子南庄子有莊浪之行恒齋子問于涇野子涇野子爲作莊浪篇云問莊浪卒曰夫卒也既遠酒泉亦逃西寧孤處黃河之偏無所附依備東則白羊石板不守備西則鹹水大沙無具苦灣紅城以爲朝暮武勝老稚而作比鄰負弩而腹不宿飽執爨而肘不抗扎盖三邊之苦卒也故君子常緩之如子弟焉問莊浪馬曰夫馬多以茶易之蕃人以給衛卒者也其寺苑閑廐之馬至者則鮮焉卒得其壯者且或羸矣得其羸者豈能以有馬哉卒不能以有馬而責馬于卒并其卒亦失之矣是故戰

無彪虎之壯追無飛翰之疾退有班布之怯是歸罪于泥淖之陷也問蒞浪衣糧曰豈惟蒞浪凡三邊之遠皆關陝八府之民所供饋者也故自潼關以西未秋則男春粟曰將以食邊也未寒則女織布曰將以衣邊也然粟至而卒或無斗釜之入布至而卒或無尋丈之惠蓋率因公以先扣緣役以預奪矣于是卒不能自存離位取裝于其籍裝即辨而返伍則又次第以賂上官其營屋猶然懸磬四壁立也故雖以全陝之力不能給三邊之費矣乃不免招商於下取帑于內如是而猶或不足于是寒餒之士閔弓而起如近日寧夏大同之平刃將領者已數數也彼且不誘虜幸矣又安望其禦邊哉

夫三代以上且未能引論即漢初解衣推食與士卒同辛苦晁錯所論輸粟塞下者豈有是哉問蒞浪蒞救口馬春夏牧青秋冬食枯救則騰馬者也故蒞救取于厩者計馬有數救取于庾者計馬有量故馬或春夏食枯有奪其青者也或秋冬食木有奪其枯者也或日夜食糠粃有奪其救者也雖上無施奪士或以菊代薪以救代繫者則并其馬士亦奪之矣及虜入塞赴陣其骨立之馬跛蹠蹠見胡即仆聞鐃即僵乃以青馬之不進豈不後哉故君子積蓄救如水火用藹救以劑量姦冗不能耗其數貪穢不能損其真于是駟駮成彭驕之材以赴虜如虎狼之捕犬羊也

餘冬序錄序

餘冬序錄者燕泉先生何公之所著也蓋於經史子集文武
事文皆旁搜博取而詳說之矣昔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楚子遂以為國之善人寶之過于白珩公固
楚人也又生值 聖明之世而乃有此錄言雖述乎舊物論
實裁以新義豈惟使人考古而通今亦可以使人勸善而懲
惡予未能習於倚相當其學恐亦不出此也人徒知公奉身
潔白履官方正政事在邊鄙忠節在 朝廷以為漫爾樹立
也亦豈知其學有源本如餘冬錄所具者乎則公當非明時
可處之一善人乎然乃使投閒置散序其學於餘冬錄堯舜

在上而野有遺賢此何以辨也雖然閒閱錄中所論顏魯思
孟之際周程張朱之故不可謂公無所見也顧乃以魏董遇
之三餘齋密越之十五年學漢東方朔之三冬不畜枕自比
則公豈專博物洽聞者哉昔之君子率隱約以卑况者其志
遠矣然則觀公之道者無徒繫於其自序也

賜山永慕詩序

賜山者葉君世民之別號也其子定甫泓從予遊於太常南
所每言賜山自幼至艾未嘗有一不順親之心亦無私貨私
畜遇其父竹軒翁暨母劉氏之疾嘗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既
卒哀毀逾禮見者感泣遂築室父母墓傍當賜山之麓因號

賜山蓋歆其舉目入耳不敢忘親也於是其執友傷其意矢
爲詩賦作賜山永慕卷云聞之休寧人云賜山常自痛曰古
語云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其殆萬邦之謂乎然則賜山
真可謂永慕者矣予謂定甫當努力斯學終日乾乾夕亦惕
若務使道得於已而學成于身處則化鄉出則濟時使賜山
子身親見之無或少惰其力孝有不及亦若賜山之永慕竹
軒翁也

贈鶴亭王公考績序

鶴亭爲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已又改撫遼東未洽三年晉陞
南京大理寺卿閏四月通前理考二年績云于是南都自大

司馬紫巖劉公大家宰介谿嚴公以下皆有贈章其僚楓崗
徐公請予爲之序予雖與鶴亭爲同年然自予被謫以來數
任於南其在大理平允之績身親見之矣其在大同遼東者
則未能與聞焉楓崗曰大同違邊墻止二百餘里軍民被囚
奴虜去逃回者公嚴諭邊守審明護送該隸處所其原籍本
鎮者官給押送人役白金五錢外省者倍之於是虜中走回
人口父母妻子咸得完聚而又撫恤窮困令各得所未幾以
他論改用公于遼東然遼東之地與胡爲隣每遇開市入貢
公撫處有差虜率信眼莫敢侵掠其諸將官罔不固守疆場
弗敢貪功以啓邊釁矣已大饒人相食公奏發內帑賑濟地

方賴安予嘆曰嗟乎使公未去大同即往遼東而又復

召用也則郭鑿馬昇輩未必興亂而韃靼諸胡未必至邊敢
盟大同肆行挾制如近日者也夫銷患於未萌之前人所不
見其功率以爲細也平亂于既熾之後人所共驚其功率以
爲大也然自君子論之惟獨取於曲突徙薪者耳則公之功
亦可想見矣昔者李牧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
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習騎射謹烽火
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
歲無所亡失趙人皆以爲怯乃以他將代牧徼功生事致匈
奴爲邊苦所得不償所失尋復用牧牧終守前約乃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公雖比方于牧不可乎雖然撫邊之功似難而實易辛獄之
績似易而實難昔晉士燮常重內憂而輕外寧者良有以也
是故汲黯王旦在內而淮南西夏之謀皆寢若唐宋之季喜
用紛更之人即天下日趨多事矣然則公之於此固有所隱
於心而思追崇乎張釋之于定國不已也吾知其必仰思皋
陶上弼

聖主下慎庶獄使風動四方而絕蠻夷猾夏者亦在斯行乎
公字應時武功中衛籍直隸丹徒人以進士選授監察御史
有直聲陞山東按察副使整飭天津兵備克復劇賊欽賞彩

段花銀尋陞山東叅政已而按察江西布政河南皆著有懋績云

贈南野歐陽子考績序

南野歐陽子崇一以翰林編修出爲南京國子監司業今將考三年之績乎朝也南都群公卿皆有贈章大司成鍾石費公欲予爲之序或者聞歐陽子之考績也問曰治水者以疏道爲功治火者以焚萊爲功提兵刑者以平寇決獄爲功皆可指而見也歐陽子爲少司成職在訓迪諸生其事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乃亦謂之考績何也涇野子曰亦嘗見北門作室者乎解人計鋸以受金筦人計樽以受廩椽人計棟以受資錢人計堵以受餼若乃定鋸以示分比樽以示度差椽以示數會墻以示聖則惟工師者懸尺斗而操繩墨以指揮之者也是故他吏之爲功雖顯而其效甚近司成之爲功雖隱而其效甚遠愚乎存曰惟在正士習耳夫立誠而言蹈矩而行奉規而學者士率如此雖謂之習不正不可也工於媚悅閑於奔競安於偷惰者雖謂之習之正亦不可也士習如其皆正也即天下吏皆得其人而民蒙其福不啻一水火兵刑效治耳歐陽子蓋嘗識其機而用力於是矣當其績又孰能爲之大乎昔者陽城嘗爲是官也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城曰諸生篤于文而薄于親吾又何以教爲乃遣使歸省於

是一時士習以孝爲重聞今南雍之士固有不待遣而數歸省者矣豈其賢於陽城時之士哉蓋多假借之言不勝告乞之繁即先誠之訓及爲後僞之四耳歐陽子有父母具在也曰德既任於此不能歸養而又離逝二親其謂諸生何乃顯迎二親晨昏定省三牲以養愉惋之誠風流南國於是諸生曰歐陽子豈惟言教將以身教我者乎薰其德而化者蓋種種焉聞歐陽子嘗爲州守其撫字之勞又與陽城在道州者同又安知他日或當大論力定國事不與陽城同哉然則歐陽子雖爲今之陽城不可乎昔予校文祭素會試嘗見歐陽子試卷矣嘆其弘博醇實當冠易房也然歐陽子學于陽明王子其爲文策多本師說當是時主考者方病其師說也予謂其本房曰是豈可以此而後斯人哉其本房執諍終不獲前列一時遇閱其卷者比自惜之及歐陽子爲司成遂以其師說良知者日講授諸生益擴充而廣大之蓋將仰師孟子并其良能者亦以率人不但思同陽子而已歐陽子茲往固知有所壘壘於是矣於是鍾石公曰佐吾立師道于天下者正有是耳

贈羅江先公三品考績序

羅江先公之在南京也仕大理卿者二十有一月仕工部侍郎者七月仕太常卿者八月蓋三年於茲矣皆三品也考其

績于朝予在僚未將授大理工部故事醜諸上卿以餞且
徵文也公乃謂其屬顧子彥夫曰無以為也茲既與涇野子
同僚即涇野子文可也醜餞亦從太常故事宜予嘆曰予久
薰公之德而諒公之心矣茲也果若是乎夫大理之平反居
多而不執不隨人之生于公手者衆矣工部以節省為正而
頽廢亦未嘗不與勞之著於南邦者多矣若太常之宙清日
懋肅恭匪懈不愆陰禮思格明神又予所親見而景式之者
也然此皆不為公多惟茲遜處簡靜不賴榮耀則豈人之
所易及乎初公舉進士知安仁縣時以父鷗侶先生年高路
遙不能迎養至今言及猶爾隕淚及自太興進選監察御史

蓋嘗迎母楊淑人於京邸楊淑人不習其土也遂舉還順德
未久公以懷母之故申乞終養其言詞懇切讀者酸鼻當是
時公為御史已七年矣首差督捕盜賊嚴校不能刺其隙再
差查盤湖貴同事無不服其節三差巡按應天徽寧諸郡而
貪猾豪黠無不畏其威於是御史大夫深加器重簡掌本科
者一年而輿論歸高且晉丞大理也及終養疏舉僚友皆慰
勸需遷雖遂翁冢宰亦憐其才而沮其行公曰光之思母度
日如年不知有此官矣泣涕俱下遂翁愴懷始為之調護允
旨焉即日戒行中丞東沂王公令諸御史輟公出送以榮孝
舉冠蓋祖帳聯絡都門有丁御史楷者比諸陳茂烈云歸養

七載而揚淑人歿服闋撫按司府數爲勸駕公復引疾再告亦獲所請爾乃寄情山水固將終身於是巡按廣東涂謝諸君訪知其賢屢奏恬退以列其純孝睦鄉之實然則今茲三任之績予雖縷縷數也又豈足爲公多哉昔公之爲安仁也一志慈民凡陂塍塘圳疏治殆盡野無曠隴安仁人至今賴其利又善於折獄民心悅服凡近安仁州縣者之有訟也無不乞於撫按臬司以歸聽焉故公雖受一邑之命而實兼數縣之事迨年故宰桂公安仁人也公在安仁時桂爲諸生安仁之政心所服也北至執政薦陞通政叅政再陞太僕少卿及廷推坐院僉都御史冢宰方公謀諸中丞汪公汪首稱公

方以公鄉人也抑陪以吉林公皆未用尋言官論方事乃波及于公汪因極陳始末公心斯白夫即使公欲進之心速則十五年韜晦山林又何以辨也。聖心既知其賢尋陞南京光祿卿焉且公舉丙辰進士今四十年矣同年者數位至尚書或且尚書致仕以去而公始階工貳乃又以南

太廟災自陳乞休不允改任今寺續又請以前官致仕亦不允則公委曲於進退之間者蓋未嘗不以十五年山林而爲念也又安可以今三任之績爲公所多而屑陳之乎雖然以十五年山林爲念者公之本心以千萬世社稷爲念者臣子之至願也公其益懋有位仰答

聖慈不日丞在輔相罄輸忠蓋措

國家於磐石之安於公靜養之素志不亦愜乎遂初之賦姑置勿及云

壽容菴處士程君世大七十序

容菴處士之七十也其子爵欲上難老之觴以嘗從予遊也欲予有言又以予數言處士也未敢遽請比予起南都而北上乃囑其戚友胡孺道追予懇壽言予方有公事也未能遽應孺道曰先生豈以容菴君爲不足耶容菴君世居休寧之由溪剛方樂義喜事父母於其沒也作泣椿見萱二卷求名筆不下數百篇石亭陳內翰爲之類次成編名終慕集而先

生亦既跋之矣其造書屋課子居業遠近來士燈膏有助即伯鄭雙石公高其義也爲書萬峰書院以褒之君又買地一區爲義塚以廛里之貧餒構永濟石梁於歛之衝路創祠宇以合族人皆其所義舉也寧可不一言乎涇野子曰予豈不知處士哉昔予嘗抄釋周程三子書授其冊於爵處士見而悅之曰是書也豈爵一人私哉遂捐金刻梓于由溪使江南士慕程朱之學者皆獲一見焉夫三子之書誠予素所耽愛然予一人抄釋一人行之而已得處士以刻千萬人皆可行也處士斯名不亦稱情乎此其壽雖數百歲可也若乃克處士之道處則肖之于學仕則宣之于政壽致數千歲而美名

不泯者非予與孺道所能則在爵乎爾則在爵乎爾

贈楊叔用陞知馬湖序

膚施揚君叔用仕於南戶部主事至正郎六七年矣乃有馬湖之擢凡吾鄉縉紳在南都者及叔用知舊諸君皆欲予有言以贈而叔用亦曰先生如有言也其詳說馬湖之政本源將奉以周旋焉涇野子曰昔者子之爲祁縣也身率以正慈盡百姓無少妄舉民有訟爭與分曲直各中其情兩造讐服善者咸勸頑者改圖遠如澤沁亦乞上官於君歸聽蓋凡所批委執法身讞未嘗因勢低昂若遇征稅先期令辦惟恐蠲產比去祁祁人涕泣攀送如失父母當其時予亦奚有所言

予及子之在戶部也戶部以金穀爲職而銀庫總巡之差則又大且重焉子守銀庫凡出納交承之間雖數百萬之衆十三省之輸罔不明實無錙銖爽其督修庫室鞏可千年巡倉則攢典具潔運官糧長率速完起細至蓆格草式皆與輕處簡裁靜重惠澤玄施於是戶曹堂屬指數歸高當其時予亦奚有所言乎則馬湖之知人皆謂子才大而郡小枳棘棲鳳矣又何待於予言邪曰惟馬湖艱哉蓋古棘侯國之境漢置犍爲牂牁二郡唐則置羈縻馴騁浪瀉四州地雖以府名屬則無州縣蓋皆夷夏雜居散處山箐者也本源豈能以理祁縣與戶部者理之耶曰君子學有要領則應無不當心有

所見雖蠻貊之邦亦可行也且叔用忘三十年前雲槐精舍
乎子與趙幼孜之來也子嘗講虞書第二篇至咨十有二牧
矣其言曰食哉惟時尋遠能迓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
服子蓋聽之真而信之篤矣豈非爲今日之用哉夫古之州
牧即今之郡守也馬湖之地赤崖雷番之內皆迓地也泥溪
平夷蠻夷沐川之外皆遠地也辨其遠迓而以擾以撫焉則
省方之道得矣地雖要荒也豈無有崇本好仁者乎豈無有
包藏姦惡者乎別其賢愚而以敬以遠焉則馭人之道得矣
然此又皆以及時足食爲先耳若是蠻夷有不率服者吾未
之前聞也行見印部以西烏蒙以南當襁負其孑而至矣然

則爲馬湖若是之易也曰白吾抄釋程子十年於茲矣未有
能用之者而子言於是行於是或以決疑政蘇困吏亦於是
足知其所爲矣自子居戶曹七年於茲矣所服猶士服也所
居猶士居也食無二味用無長物至拜四品不能具衣紳足
知其所守矣予嘗見世之仕者矣有以官爲仕者有以道爲
仕者以官爲仕者惟恐其官之不日陞也道或不加增焉以
道爲仕者惟恐其道之不日陞也官或不加美焉子之往也
如馬湖之政成則道斯陞矣視彼道不增而官日美者其孰
爲榮辱得失哉子必不以馬湖爲遠必不以泥溪諸長官爲
惡

重刊許山屋百官箴序

百官箴者有宋山屋許君太空之所著也太空嘗讀周筆車
虞人之箴於是作箴四十有九篇蓋自左丞相以下至太子
太保師友僚屬其諸司群辟亦畧具矣而於丞相經筵諫官
尤致丁寧焉蓋將上以爲德下以爲民不啻儆百官已也初
太空讀書岷嶧嘗受學於鶴山魏了翁先生與謝枋得爲友
學有源本及廷對憂勤逸樂之策則謂使人君逸樂者宰相
竊權之具特相深憾之他日有徐元杰者攻史嵩之私史陰
殺元杰君率三學諸生伏闕訟寃致論朝廷時政三事又忤
賈相似道故雖行如此其高也官終運幹而止然則百官之

箴豈爲已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夫上有晉史專權以章寵賂而山屋雖欲行其志以作千官
箴其柰何嗟乎痛哉雖然賈史遺臭萬年而不足山屋之箴
傳至後世爲龜鑑尤有餘也自今觀之許與賈史當孰爲得
失哉始傳其書者門人李憲科從孫汧再傳其書者六世孫
珣英三傳其書者九世孫亮熙夫山屋之子孫思其道傳其
書且欲敦其行至九世遠益昌熾如此也彼賈史之子孫又
安在哉即有存者又不欲認之爲祖與無者同此尚不可爲
善惡者勸戒哉

贈楊君匪夫考績序

岷山揚君匪夫守南國子監典籍考九年矣將考其績於朝
吾鄉士夫榮匪夫之行也開宴於心遠堂俾予贈之言於是
王仲和曰凡士大夫仕於南都自府部院寺之群僚速則三
年遷遲則六年遷即不然七年八年遷者率以爲滯且久矣
匪夫越九年未遷而且考績不亦深滯者乎且匪夫所代之
前官或三二年遷或四五年遷至匪夫九年有餘此何以辨
也趙邦佐曰夫仕者時也時也者數也與時合者其進速與
時違者其進遲於此有人焉言不加直行不加方其績亦未
其著也當其時者以爲斯人也不忤衆不違物乃順時之君
子也於是有一歲三遷者矣其數豈惟三年哉於此有人焉

言無少曲行無少回其勞亦未或寡也當其時者以爲斯人
也鈍而不敏迂而不通乃逆時之戇人也於是十年不調
者矣其數豈惟九年哉由是觀之則數之有遲速在外者也
道之有得失在己者也匪夫亦顧其在己者而已矣在外者
奚暇論哉且匪夫自守典籍以來凡催管補修二十一史委
刷進 呈諸書無不日殫心力其代署典簿廳印催督匠作
脩葺 文廟慮無不周而敦厚純謹恥言人過歷司成五七
公成加褒重而南雍之士與接者靡不稱美焉則於在己之
道似亦得之矣而邦佐所論遲速之數信不可爲匪夫言也
且匪夫不見令先祖先父乎

國朝凡舉一甲進士者苟無他故敗行率二十餘年得八相
雖庶吉士進者遠亦不過三十年匪夫祖莊敏公發解陝西
中正統己未會元榜眼自編修屢官至戶部侍郎尚書一戶
部十餘年而未進既致仕矣始進太子少保匪夫之父太常
公自舉戊戌進士行且二十年矣始至少卿無侍講學士夫
莊敏公慎獨之學化及闕觀之女經濟之才績於南雍之日
而太常公早承庭訓思肖先明然皆不能附時以速進予於
匪夫又何疑焉惟匪夫日懋厥學不懈於位紹庭上下繩厥
祖武行莊敏公之風於千萬世則爲在己之正道也其視一
時位之遲速孰爲榮辱哉

贈潘君弘夫陞知太平序

南戶部正郎如齋潘君弘夫既有太平之命其僚解君問贈
言溼野子問其前曰弘夫閩之懷安人也少舉鄉進士嘗同
知桂林府且七年而後進南戶部也曰斯其人易爲太平矣
曰太平古麗江地 朝廷昔日羈縻之處雖領有四縣十有
五州然其民多衣冠不正飲食亦殊金櫃鰲頭之表青連隴
馬之外皆夷獠雜居也吏於是而著名者惟元李維屏一人
以爲易爲何也曰子知行路乎有越人於此將適北燕跨馬
則疲其髀登車則裂其黃履恒山而懾其巔濟潯沱而濡其
屨其艱且危也若使趙人邢人以適燕褰裳策蹇可計日而

至金臺間城矣即使越人適楚亦若趙人之適燕也蓋將馬使舳艫而抻視彭蠡洞庭矣聞張司成言弘夫之在桂林也既本經術亦信法律廉介有守方正不阿議處自兵而營舍以建應迓湖兵而剽竊咸戢招撫蠻寇而酋長帖服下民茹其澤上官奏其賢則既於桂林已效矣是何有於太平哉蓋太平雖在桂林之外然土俗民情亦不甚相遠則固趙人之燕越人之楚也解君曰弘夫往在桂林其佐也茲在太平其正也佐則旁觀其職易舉正則自剝其職未易以成曰雖然弘夫之在桂林其太守之公平正人以慈惠小民者弘夫必嘗好其賢而心與之矣其太守之姦讒貪酷以戕害其民者

弘夫必嘗惡其不肖而心鄙之矣今若以其所好太守者爲太守而不以其所惡太守者爲太守其於太平也又猶燕人之燕楚人之楚人雖曰不易吾不信也解君曰然弘夫果能若此當不日見其報政治平內進卿寺外進藩臬亦勿難也

壽聞人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聞人母王太孺人者提學南畿聞人邦正之母也邦正舉進士令寶應徵拜爲御史乃得封王爲太孺人也王餘姚之名族也海日先生又舉進士第一官冢宰其兄也陽明公以兵部尚書討叛伐逆樹勲一時且當干戈控馭之日講學不輟倡道東南其兄之子也太孺人早受姆訓深諳家教奉其女

儀歸於聞人貞菴先生貞菴先生少籍邑庠綽有文譽蓋與海日先生並名餘姚者也然未究厥業齋志蚤逝當是時太孺人年方三十也守節訓子至今年乙未六月十二日於是生七十歲矣邦正開宴於敷教察院司寇石塘聞公中丞南臯王公及諸上卿皆登堂稱壽而司諫錢陳二君俾予說其意也以上太孺人焉予曰婦人者之道也有二焉一曰貞二曰慈太孺人自貞菴先生之歿也食荼茹苦思明夫子秉節不渝七十年如一日里女以爲難可不謂貞乎生二子長閭也邑學生爲救邦正之病祈以身代遂因是以卒太孺人曰有是子也又死於友于遂晝夜哭喪明專督邦正曰盍副汝

凡之志哉邦正用成進士董學政可不謂慈乎夫貞則婦道盡足以慰貞菴先生於九原之下古之共姜叔姬者其儔也慈則母儀全足以淑邦正提學於四海之內古之程侯張某者其儔也是其壽亦可遠傳矣又何賴於數公者之壽哉雖然數人之壽可增十餘年百人之壽可增百餘年千萬人之壽可增千萬年吾所說壽者數人耳若使千萬人皆壽之則在邦正非予之所能及也今夫大江以北西不盡金斗東不盡廣陵其南也西至騰雲而遠東至闔閭而遠當其地建置學校殆一二百處則夫青矜而居菁莪而遊者斯其人豈啻千萬哉斯其人不啻千萬皆欲壽太孺人也太孺人之壽有

不千萬年者哉或曰斯其人有賢者焉有不肖者焉何以能使之皆壽也曰賢者日勸於善惟恐德之不修焉不肖者日改其過惟恐才之不逮焉曰則何以能勸善而恥不肖也曰在邦正推太孺人之貞慈耳以一人之貞也廣而爲千萬人之貞以表正南畿之士纖枉毫曲不容焉纖枉毫曲之不容即千萬人之能貞以壽也以一人之慈也廣而爲千萬人之慈以並生南畿之才微忍薄私不行焉微忍薄私之不行即千萬人之能慈以壽也蓋嘗讀棫樸之詩矣其言壽考也惟在作人之道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耳然則邦正當作人之責而其所以仰師先聖賢以壽考其太孺人于千萬年者孰

有外于造小子而德成人哉

徐生椿萱具慶序

椿萱具慶者爲都昌徐道徵之麟序也道徵從予遊數年矣今年乙未會試不第再過南都作椿萱具慶圖以壽其父秋山君及母王孺人因謂予曰吾父今年正月二十九日六十有四之初度也吾母今年九月二十九日六十有二之初度也夫吾徐也雖著姓雙港然累代考妣率不偕老今吾父母年踰周甲以望古稀際茲具慶喜越常分都昌自開科以來莫或有父子繼第者吾父登正德丁卯鄉舉而麟叨舉嘉靖辛卯以續其後吾父母咸悅由麟私心言之謂之椿萱具慶

不可乎涇野子曰父母壽望古稀道徵以爲其慶如使父母
壽至千百歲也不又其慶乎道徵能績秋山君以取一第以
爲父母悅且慶也如使道徵登科德行政事以與古顏閔冉
仲齊名也不又且慶乎是故在天者不可必君子求其在已
者而已矣在外者不可泥君子求其在內者而已矣且道徵
言秋山君教立淮陰政著象山寬猛兼濟正直不阿自治清
慎無所污累後改奉化如臯守持不變救災恤患存活尤衆
至太守連州草寇竊發爾乃奏計上官身任撫討甫及三月
賊皆底平他日田州之變上官知君擢委策應君益殫心力
寢食皆廢遂成貞疾奉身以還王孺人內政甚勤備嘗艱苦

怨惡不形歷隨仕路清謹之助寔多夫秋山君雖在州縣之
間其欲盡忠於國如此其篤也王孺人雖在閨閣之內其
所守貞於家如此其至也道徵苟推其忠自今日之學以至
他日之事君上其心無往而非忠焉則可以顯諸廊廟一
象山連州不啻也苟推其貞自窮居之守以至他日之臨民
庶其動無往而非貞焉則可以達諸海隅一雙港都邑不啻
也夫然是忠貞之在一家一邑者道徵能演之于天下忠貞
之在一世一時者道徵能傳之於後世既篤繼述之心遂成
顯揚之孝特使秋山君及王孺人壽千百年不啻也是其具
慶不又大且遠乎於是道徵曰麟敢不努力家學而他求哉

贈姜君錫知臨安序

廣安姜子君錫既有臨安之命其齊魯徐揚之士咸曰臨安古句町之國善闡阿鞮之所分據烏麼些爨之所錯居其民短衣跣足佩兵採獵舊稱建水爲雲南極邊之地姜子斯行不亦遠乎其荆楚巴蜀之士又曰夫臨安也漢屬牂牁唐屬黔州領四州四縣及九長官司北抵澱江西連楚雄乃滇海之上間廣西之都會違廣安不及匝月姜子斯行不亦近乎涇野子曰諸非所以言臨安也

聖天子兼統華夷一視無外據德授官因材畀位豈有遠近之心哉若齊魯之論行則固有志遠者矣若蜀楚之論行則

固有泄邇者矣夫君錫予舊知之何嘗有所擇於遠近哉雖然知近者必知遠能遠者必能近今夫武功於予爲近於君錫爲遠君錫之爲武功也砥其賦而民不困時其役而民不罷平其爭而民不枉弭其巨寇民豫遠于害於是藩臬十獎撫按九辟今去武功且十年每過是也邑人攀戀如父母不忍舍夫君錫于武功之遠如此其於臨安之近可知矣夫予知君錫於武功之近如此其於臨安之遠可知矣他日倪維熙言君錫之在戶部也理糧芻而釜斗尺寸無所差管銀庫而銖兩毫分無或訛蓋精於錢穀者也馬子約言君錫之在刑部也聽折明決招議無詭僚有疑獄率來質辨雖呈稿於

堂者亦或移之以理蓋審於獄訟者也予曰斯二言者皆君
錫之緒才耳蓋數於君錫談學至論及二親孝思滿容戀慕
猶若爲兒子時態他日聞母喪不數日束裝星夜奔棄諸塵
俗辭謝事不在念予心私重之夫唯此一德亦足以化臨安
何況兼此多才而又先之以武功之循良耶於是嚴子元瑞
曰然則於姜子無所益乎曰即其材擴而充之使滋廣大焉
如曾氏之言弘即其德而守之使至悠遠焉如子思之論久
則雖他日位卿相輔 國家亦有餘也而况臨安乎然則又
何必於臨安論遠近哉君錫名恩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二槐沈子陞知延平序

崑山二槐沈子廷材自南刑部主事簡調文選主事歷陞郎
中至是受延平之命也延平有九士子者業太學及歷事諸
部來問予言以賀之涇野子辭之曰邇來憚於言辭無以應
九士子耳林士子祥曰涇野子即不容吾九士子其能忘吾
揚中立李愿中耶予戰然曰九士子其發我哉予又思起揚
李之道而無托二槐子則予舊所知者也斯行也揚李之學
其屬以再興乎昔者程子之講道河洛也唯將樂揚子立雪
門墻載道以南於是沙縣羅子徙家南平師楊蕭山潛思力
行任重詣極越至劔浦李子復從羅學謝絕世故怡然自得
當其所造水壺秋月瑩徹無瑕至其以仁問答傳道晦菴朱

醒菴王先生者泰和縣之南富里人刑部主事如悔貞吉舉人如性貞善者之父也以如悔之先知平山縣也於是得勅封平山知縣云今年乙未八月四日則七十初度之辰也如悔之僚如性之友皆稱觴宦邸頌祝南山而君方皓首童顏倚席啣杯其樂陶陶人觀其壽數百歲未艾也當其期之未屆也如悔如性嘗以長者禮事予問壽封君千歲之術并以其友吳用晦之傳來也吳用晦者廬陵之名進士也言封君字懷賓一字問道蚤篤儒業中休山林耽嗜玄寂系譜宣派創祠收族其輸稅力絲每先公期里人質辯片言剖決信如著蔡至其篤誨三子因貞命名咸則往訓斯亦古之孝悌

力田忠信諒慈者乎此其躬之所被者固可數百歲矣若欲延之至數千歲其術則在如悔如性不可他求也且如悔而知醒菴君名以貞吉之道乎夫易爻言貞吉者幾二十然至於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者則惟咸之九四爲然如悔之求貞以吉也果能杜朋從之思免悔亡之戒則雖使醒菴君如日月以生明可也如寒暑以成歲可也當其壽豈可以限量哉如性而知醒菴君名以貞善之道乎夫易書言貞善者幾盈策然至於學聚人之仁以輔主聖學理討之義以禁民非則惟動之貞一爲然如性之求貞以善也果能內而觀乎文象變而見於功業則雖使醒菴君體貞觀以塞

天地可也法貞明以對日月可也當其壽豈可以筭數哉雖
曰不數千歲吾不信也於是如性持以告如悔曰是果在吾
兄弟二人耳遂書之以上醒菴君曰涇野子之言誠當日名
汝兄弟之言汝兄弟果如是言焉吾又何慮哉乃伴侍者申
錄之以貽貞譽

贈御史燕崖李君考績序

燕崖李君仲謙爲南廣西道監察御史三年矣將奏績於朝
其同舉嘉靖己丑進士者有在部署焉有在廷評焉皆曰吾
屬拘文循格抱簿掌故幾能有益於 國家哉惟吾仲謙年
兄之在道也以六事言彗星關切特政以四事言蝗旱裨益

倉場至於查錢穀百萬之弊於鳳陽免守陵三千之士于京
操以及奏劾冢宰王公被繫詔獄罰俸半年而不悔尤其績
之烈者也涇野子曰此績之在燕崖特其緒餘耳諸子亦嘗
知鳥之鳴乎鶯鳴于柳鵲鳴于簷雉鳴于崖鳩鳴于堞鵬鳴
于漢或以發春兢秋或以貢喜呼雨人之聽之未嘗不忻然
愛也乃若著至治之休輝文明之世上以昭德下以塞違羽
翩翩以凌高崗音嗃嗃以莅朝陽斯鳳鳥之鳴又海內所共
快觀者也夫李君蓋將爲鳳鳴者也豈肯如諸鳥之嘖嘖
賤乎夫物有基本事有會通蓋以言其幾也故不得其幾者
雖千言尤不足若得其幾者雖一言猶有餘譬之解結鑄雖

利也使橫挑而悞八之愈鬢固而不可理若得其幾而投取
焉可不勞而就緒矣昔之君子或數年不言至一諫而成功
或率啞不取至一語而動主李君蓋稽之熟而審之久矣况
李君飾身勵志澡行浴德孫于鄉黨睦于宗戚楚人稱賢焉
乃又疏達政體諳曉章陳虚心從善見事風生國人稱材焉
則其所以惟暨乃僚詳而後舉動而不括冲天驚人以成一
時之殊勲者固可旦夕而見也於是諸君子曰果若是豈惟
吾同年者之光哉亦

聖天子之所以優禮言貴者之深願也遂取其言以告燕崖
燕崖曰祺有是心舊矣思以圖報盛時以與古埋輪都亭簪
筆側階者齊驅不知涇野子以先得予之心乎

贈吳君德徵考績序

東原吳君德徵爲南都察院照磨三年矣將奏其績於

朝其僚侍御諸君過予問贈言於是俞君有孚王君天錫高
君子卿來曰德徵之在臺屬也慎以脩職巨細必閱遜以持
已衆寡無慢勤以厲學經史不廢信以處寮交際無詭他日
承署司廳夙夜惟寅規度滋整當其所志殆尚友於古人者
乎惟時輿浦王公方搃臺憲見君風儀深加器重今茲之考
至有敏識可任以事磨勘不盡所長之注則德徵斯行將何
以贈之邪涇野子曰天下之事成於謹而憤於忽故孔聖之

論三軍亦不過臨事而惧耳事而能慎謀始必周慮終必至
雖於大政亦無不可也常人之情貴則驕賤富則驕貧強則
驕弱衆則驕寡於是妄自尊大好人佞已之徒接踵而出持
是遜以往也雖無他技之大臣亦不過是耳自公卿以至士
庶皆有日爲之分藝惰慢則偷安肆則荒故古雖賢聖之君
亦以無逸爲戒也上世淳朴忠信相與故士風敦厚民俗熙
皞厥後勢利之態興乃率諂以相悅僞以相取譖以相欺如
茲信之道行也雖片言之微重於千乘之盟矣夫吳君果真
此四德將見斯行也超超殊遷殆不滯於斯官乎於是吳君
聞之曰夫此四者彭年以爲小庶曲行守身之常法耳乃不

知其廣大高深如涇野子之所云乎彭年敢不努力於斯充
其所未極補其所不足者哉侍御諸僚聞之咸曰東原子果
若是焉於他日分省方面又何有哉且德徵先世出梁駙馬
都尉僧承爲長興望族呂蒙山故宅存焉其後林霏樵樂栖
雲巢松甘泉諸君雖隱德弗耀然皆有詩文行世叔祖瑄珍
叔鯨俱登進士官南北刑工二部郎中主事而德徵早失怙
恃能自成立司空沈公雅愛之妻以季女呂山之吳不墜其
緒者寔有賴焉又其居家也睦族訓子躬行禮讓嘗請于從
叔祖太守貞默公修舉鄉約行之數年鄉人多化曰德徵之
優於官者寧非其本於家邪若自茲以往學與政日懋不巳

則雖德崇業廣之地亦可遠至而况於尊階峻級邪

雪坡顧君八十壽序

雪坡顧君常州無錫之高士也今年生八十歲也其子彥夫仕於南京太常寺典簿往年以

恩詔封雪坡君如其官至是彥夫將有考績之行其行也得便道過家稱壽雪坡君乃拜予以問言涇野子曰雪坡君之近態則何若對曰精神滿容鬚髮始白肩鬢如漆登涉不倦則何以能至是乎對曰吾父受性閒曠恬於世味遇佳山水徜徉終日樂而忘返素能料事懸定成敗後無齷齪彥夫叨壯鄉舉喜不見面屢蹶禮闈亦無愠色蓋其胸次淡薄寬平

洒落無所係累乃真足以致壽乎但不知繼此亦可以至數千歲耶曰是在承美不可專歸于雪坡君矣承美不見寺中之紫薇乎當其初樹之幹大如盃盞厥後土壠其抵水漫其旁金剔其蘖於是本堅如石体碩如柱枝接四簷葉蔭雙堦冊萼叢開小者如升大者如斗經久不謝寺中人吏無不瞻翫嘆賞以爲得水土金之力也是故在雪坡君者天道也在承美者人道也天道惟命是聽人道可以力致且承美之爲簿於斯也廉潔自守絕無外慕至或取米於家給饗於官則亦可謂不忘其恬於世味者矣使更能堅持此操雖他日位卿大夫亦若是焉則雖衍淡薄之家風於天下可也自予之

至太常也與承美共事一年矣凡事之是非善惡祭品之精粗鬼神之神承美皆能力持正論剖決不謬陰喜其得良助焉使他日當大任臨大難亦能迎刃而解無所回曲其與夫料事懸定成敗者大小何如耶且承美舉南畿亞元文詩詞賦一時南國稱才焉乃淹屈散僚卑官自他人處之鮮不昂然自足快然不平者矣尔方自視欲然惟以學之未進政之未善是惧也忿不留於中怒不形於言充是以往而益廣其量益緝其功則雖於仁也亦將有可求而得者矣何止於面無喜愠之忠乎果若是真可謂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者故謂承美雖壽雪坡君數千歲有餘也承美其無忘此

紫薇

鵠亭處士李君七十壽序

李亨夫會試還謁予太常南所既而將歸武昌拜曰萃原游於涇野子之門下不識亦知吾父鵠亭君之爲人乎吾父天授樸實事至即行言多徑遂不避諱忌常惡世俗浮靡爾乃遠紛辭繁寡所交游少時儒業郡庠後爲親老自求削籍故事父母甚謹不知有其已也處伯兄甚恭不知有其利也待諸姪子姪撫教甚篤不知有其勞也處族黨親故比隣州里既睦且任不敢有所踈慢明年五月九日實七十之初度也吾母 氏少家君止二歲亦並強健不老夫七十自古稱稀

吾父躋此皆其所自致耳萃欲延至數千歲不知亦有術乎
涇野子曰予與亨夫日言壽親之道乃亨夫又問之耶昨者
諸友之講仁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雖博施濟衆
亦由此進非其壽之實耶對曰有是哉亦邇迂矣此堯舜之
所病而以望于常布之微於壽親奚涉乎曰士而爲十數人
之學者是以下壽壽其親者也士而爲千百人之學者是以
中壽壽其親者也士而爲億萬人之學者是以上壽壽其親
者也欲親之上壽而不爲億萬人之學是無其體也欲爲億
萬人之學而不博施濟衆是無其用也故子所言鵠亭君者
一鄉之壽也吾所言於亨夫者天下後世之壽也昔者顏子
有見於此樂簞瓢而事克復雖天下亦歸其仁故壽其父顏
路至今千餘年猶存也曾子有見于此彼富貴而事弘毅雖
天下亦散其財故壽其父曾哲至今千餘年如生也於是亨
夫再拜曰果若是萃之斯歸也請於涇野子所嘗言以仁爲
課簿者當日從事焉不敢須臾忘矣曰亨夫而無忘於斯言
數千年之術端在是哉

具慶重封圖序

具慶重封圖者禮部正郎項君遷之爲其父鶴山君暨母婁
氏作也遷之曰鶴山君今年生六十有七矍鑠不老母婁氏
生六十有五歲康強倍常喬坐平無他悅好惟茲二親夙夜

所安耳孟子曰父母俱存一樂也可不謂具慶乎遷之舉進士授南京膳部主事封鶴山君如其官妻封安人及遷之晉司兵部鶴山君封職方員外郎妻安人封宜人

勅誥疊加寵命更新遷之曰吾父母教喬之心而喬報父母之德庶幾其少舒哉可不謂重封乎他日謁告於予以問壽言涇野子曰遷之之壽親也乃止以喻六望七者爲具慶郎官宜人者爲重封而足乎遷之瞿然曰則何以開我曰今天下莫大於權亦莫尊於勢權能生殺予奪人勢能利害榮辱人故權勢所在人多趨之乃遷之筮仕而就南被取而改南惟知道義之重而不知榮貴之美在他人固卓乎不可及矣

則壽其親者豈帝踰六望七而已哉人之言曰以權壽者權亡則壽亡以勢壽者勢去則壽去以道壽者權勢雖無其壽固常存也故閔子之壽親寧在汶上而不爲費宰曾子之壽親寧正而斃而不用大夫之簣凡以永親之年於無窮也况鶴山君質直好義博洽能文建祠廟以聯宗勸鄉閭以息訟雖無隔夕之儲而豪吟達旦雖無科第之官而明醫濟人溼受寵命泊如寒素婁宜人又溫柔持家勤儉內助因禱祠而廢殺雖當病而知命則亦可謂同德比行人中之傑女中之英固自可致數百歲矣而遷之又以敦行勵志獨立不倚使更能守此不變益充其所未至學以衍其美所以致壽於

鶴山君及婁安人者又數千載亦可也古之曾母閱公至今
常存不沒者遷之不可不使其親與匹休之也

送大司馬紫巖劉公應詔北上序

紫巖先生劉公爲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適御史論諸大臣
而公亦在列

聖旨曰劉某取回京用將行五府都督暨侯伯諸公問於予
曰劉公之在此也事總大綱而條貫自理其機務之重亦無
不當官軍方仰賴不意乃有今言然 聖意眷留則固厚焉
乃外人又議被言者十餘人其餘或罷或謫或調或改獨公
深荷倚注更取回京此何故哉對曰諸公亦嘗知巨室傭人

以植家乎初得數傭老練敦實作事遲緩周悉不失舊渠主
人惡其不敏也率擯之遠去乃別求便速之傭便速之傭妄
迎主人之意也數更舊以爲新幻遐以爲邇浚實以爲名渝
經以爲竒然立功雖易而見效則難務家雖頻而居業則寡
甚至廩食虛耗營爲無節童僕犯令四隣不睦然後主人者
覺後傭不如初傭之爲愈也遂又棄之而復召初傭以還當
是時人雖有言於初傭主人亦不之聽今茲之事將無似之
乎况公之在北署也自學士以至禮部侍郎皆爲

上經筵日講官其所說論語大學典謨訓誥率根本義理明
暢親切關係治理予嘗親見嘆其非浮辭蔓語有宋范祖禹

之風此義浸沃淵衷而

聖學謙虛懷公之直講已久矣茲者偶因人言反觸初心其召公回也方恨其遲而又何外議之足滯乎但今天下之士特立者固多然亦有執其隨而媚悅者矣習以成俗如風偃草如水流濕其勢則然也公之斯行也上之或進秘閣以叅密勿次之或開東閣以知制詔又次之或爲宗伯以典邦禮然皆輔弼之地也吾固知公必用其舊學矣肯爲習俗所移乎况江南之地素無蝗蝻也今其飛蔽天日矣公之所親見也河北之地素無叛卒也今其卒犯遼朔矣公之所共聞也公爲致中和之學者理宜星夜北馳上贊

聖皇以成位育之治可也若區區循進退辭讓之節在處一身者則可以處天下國家者非予之所知也

海山慶壽圖序

南刑部廣東司郎中曹子廷寵數謁予曰誥父青丘山人以誥在刑部之故封主事誥母蔡氏封安人明年六月皆八十初度之辰也誥奔走于官十年未省茲得履滿且歸矣便道上壽第愧無言以爲稱觴之具耳且吾父思吾祖隰州君之德每念於心輒勵於行事祖母陳氏承顏順志爲所鍾愛篤於兄弟有無相共不分彼我或割鷄烹魚雖夜必餉黃崗人稱孝友焉既中鄉舉教諭渠縣表尚氣節崇獎德義士有其

貧好學者必加優厚令贖貨乃諷以言使更所行徼惠于民
令反啣之忽臺察至乃姻聯也遂以中傷臺察不悟叱之于
庭吾父義不受辱趨出長婦時方三十九歲耳渠縣人稱忠
直焉蔡安人上事祖母克盡婦道遇誥叔伯敬恭無懈凡所
操持咸婉德於父不知其壽皆可以延數百歲邪涇野子曰
廷寵既圖海山矣亦知海山之所以然乎夫海也雖曰原泉
之大也惟其江入之淮入之河漢亦入之然後汪洋溟淵亘
千載而不涸也夫山也雖曰平地所爲惟其朝加一簣焉夕
加一簣焉歲月恒加一簣焉然後峯嶽巖峩歷百世而常尊
也廷寵之立身行道苟增益於父母如趨海爲山焉則所以
延其壽者豈止數百歲乎廷寵不見青丘山人之於隰州君
耶隰州君方學生而明敏乃感時政三上書於
朝厥既受官或奏發久積祿米活數千人或奏辯誣陷死囚
平反甚衆或膺一品冠服往訊土官讐殺至判定緬漢地方
而返此其績甚烈然得青丘君以纘其緒而孝友忠直光於
楚蜀於隰州君始顯揚也夫青丘君止一學諭耳於其親且
如此况廷寵舉進士爲司寇耶苟充其所學當其顯揚雖數
千歲亦可也曰誥之官雖多於先正誥之道未加於前脩深
爲是惧耳曰廷寵無厚遜也常人之情履富貴則驕逸遇權
勢則懾挫聞廷寵既舉於鄉有或任擔已受乎官手自撐舟

則亦可謂富貴不能淫矣鎮守之人雖隻錢不與當路之家雖一法不貸則亦可謂權勢不能挫矣予之學甘貧賤而恥附權勢廷寵乃能同予肯與之游則其志與學固可知矣廷寵苟守此以往雖他日位至卿相亦不改也則士風可正民生可厚澤加於當時功垂於後世豈但使青丘君蔡安人壽至數千歲而已哉歸其以此告諸廷可

一溪王君還山序

竊聞之士有雖退而實進雖辱而實榮者行道于時不合則去是也通年以來余于江西見二人焉其一則一溪子王汝學者建昌之新城人也其一則黃氏直者臨川之金人也一

溪登正德癸酉鄉舉授知漳州平和縣尋上正禮養儲之疏當路排拒下福州獄迺罷其官一溪退居于楊溪別墅遠誦世紛無盡生事隨足之句菜羹蔬食不求聞達余聞而敬羨焉當非其所謂實進而實榮者哉初平和迺閩廣之交峻阻之會豺狼所嗥盜賊所巢近以弗靖而設縣焉矩度草創張弛恒難一溪力爲之振刷而精明之聯其里閭優其長老教其子弟裁以義而綏以仁比三年考滿諸宿爲盜賊渠魁者率稱新民詣巡按以保留今其地有棠陰鳴愛錄去任後民皆隨地立碑焉重立生祠于東門之內然則一溪之所以上疏豈徒內無實政外要虛譽者哉一溪之子子卿材從予游

于太常南所嘗問壽一溪之言而一溪適遭母憂余謂子卿曰欲壽一溪無他術惟在繼一溪之志與政擴而克之雖以壽之千萬年可也

雙壽榮封詩序

雙壽榮封者水部盧君子書爲戶曹王君子山之父確齋先生母安氏題也確齋今年生七十歲矣猶矍鑠不老安之年亦若是焉其德不減於確齋當其強有力雖百歲未艾於是武邑人皆稱雙壽云初子山舉進士爲鳳翔推官二年而政平訟理乃得封確齋如其官母得封爲孺人武邑人咸以爲美談於是稱榮封云予道過臨清子山已進戶曹權商稅於

是地乃偕子書以問言涇野子曰君子之壽雖在年實左德君子之榮雖在官實在仁故箕子言攸好德于考終命之先而孟子謂仁則榮也聞確齋君勤業農致家饒裕訓子向學罔間寒暑資給之費幾于破家及子山筮仕理刑深加戒諭歷示欽恤而安孺人之道亦足比埒則亦可謂迪德爾仁固已俱壽榮之本也使子山能繼其志德教溢乎四海濟衆及於天下則確齋及安孺人之德與仁當傳諸後世雖南山之壽賢哲之榮亦不過是矣子書曰子山方佐戶曹一司雖日復祗德求仁恐未遽能溢四海及天下也曰凡有事商於此者文舟良車何者非天下四海之人哉若是子山見之無不

真處之無不平雖當權征之頃而有寬恕之意則下固不虧於民上亦可足乎國即此一政亦已可博德廣仁矣使又能不已其道雖他日位列卿相亦若是焉則其所以榮壽乎確齋安孺人者又何如哉於是子山拜曰宗恒敢不努力以負涇野子之期言

廢庵謝君七十壽序

予自南太常改官北上謝夢卿送至淮安拜而曰熊父字天然號守拙又號廢庵幼性聰穎稍長即知學能崇謙抑敦朴實安貧處約無外慕衣不求華食不求美居不好玩弄志不惑佛老甚好善嫉惡親賢樂義皆其恒性也初年壯志四方

無非禮之復既而歸侍親側朝夕左右未嘗居私室親沒哀痛殊至居喪悉尊家禮以先鄉人喪終立主私室晨昏拜奠其訓家之弟姪誘善懲過率如已子處貧困及解紛爭皆爲之盡心曲處有怒有斷人皆服焉年幾五旬以違親日久游藝未遂憂思惟勞遂至喪明廢庵之號所自更也爾乃抱齋懷痛砥志礪行不失始學之功行年七十矣熊又不才不能早爲顯揚以致榮壽則涇野子何以命之乎曰予與夢卿相處已多年其論人子壽親之言不下百數十篇大要以能繼其志擴充光大爲本也况廢庵君孝敬純實親睦族諸行卓卓身訓夢卿者如此夢卿可不思所以繼之乎夫爲士之

道雖多端而孝親友賢尤爲急務子能思廢庵君之孝益充廣焉如曾子所謂事君不忠戰陳無勇以至殺一禽斬一木不以其時非孝之說則斯孝也可以光於四海通於神明區區宗族稱孝不能也子能思廢庵君之親賢益充廣焉如大舜之取於耕稼取於陶漁大賢則爲之師次賢則爲之友則斯親賢也可以行於邦國達於天下憧憧朋比往來不論也况吾臺卿溫良而敬直坦易而嚴謹如此而不已其功則雖學爲古之程朱以顯其親如大中常齋壽千百年亦無不可也臺卿其勗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序

監規發明序

國子監規乃

太祖高皇帝爲諸監生作也作於洪武初年者爲舊規凡九條永樂三年申明之作於洪武十五年者十二條十六年者八條二十年者二十七條成化十年間祭酒周洪謨嘗通刻榜諭諸生矣故諸生入監者必先讀監規而後治餘書近見

諸生率艱於背誦又或擇其易讀者捨其難讀者於是監規雖已行實未爲諸生有也竊嘗仰思我

太祖之心欲得真才以爲邦家實用其於諸生雖坐立進退之間飲食衣服之際號舍齋堂之處誦讀講解之詳課試倣字之細皆本道義而有槩範愛之至而教之切真天地之物無不覆幬無不持載父母之於子飲之食之誨之教之者也此其

恩德深重化育周洽則監規誠諸生所當先讀又不可以有所擇也忭自莅任以來深懼淺薄不勝其職以負我

聖皇委任之意乃日誦監規條釋其下詳演推廣如異代諸儒箋註五經四書者使誦讀之頃因傳以求經不以爲難又知字字句句皆道之所在不可有所擇而或舍之也因名曰監規發明云諸士子除將已行監規莊誦外其於發明錄一帙時如覽玩自當手不釋乎監規之卷矣

儀禮圖解序

儀禮本周公所作其篇目甚多遭秦焚書漢高唐生止傳其十七篇與淹中經同后倉能明之然多士庶人卿大夫諸侯之禮宋朱文公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其徒楊復遂圖解儀禮存其篇于十三經註疏中柙卒業太學時嘗約所友五七人率其子弟習行于寶印寺今三十餘年心未之能忘也

近蒙

聖恩誤授今官圖報靡稱伏覩

聖皇以禮樂爲治而太學尤禮樂所先之地用是仰承德意
旁求儀禮圖本備其僚童公思與在監習禮公侯伯及諸士
子演行使知揖讓進退之節以沐

聖上菁莪棫樸之教而效雍熙太和之化也第此書稀少止
訪獲一二善本乃命監生王世康革手抄其圖月數日執筆
馬尋將具題請 勅工部刊印而未遽行也有監生盧堯文
魏學詩汪尚庭錢宙余誨者廣求儀禮圖以觀爾乃奮然興
念身自書寫校正且捐貲刊刻成書送觀以問序焉柅嘆曰

美哉此五士也昔姚樞居于輝之蘇門病一方學者之無書
乃自板小學諸經嘉惠輝士於是許衡亦自河內就書于輝
厥後元之數儒敦尚經義尊崇古道說者多歸功于樞焉
聖明在上家詩書而戶程朱夫豈前元可比然而五士者之
所刻則固太學諸生之一助蓋不待如樞顯達後而始著矣
固可徵
聖世人材之盛而諸士于此書尤當行之而必著習之而
必察也

詩樂圖譜序

詩樂圖譜者取詩經周南關雎以至商頌玄鳥可歌之詩八

九十篇被之八音以為圖譜者也夫此詩樂自周室盛時奏於郊廟朝廷頌聲大著漢唐以來俗樂聿興新聲代作而三百篇之雅音絕響矣洪惟我

聖天子龍興以來敦崇古道脩明禮樂一時俊髦罔不思奮柎自蒞任以來仰承德意借其僚童司業課藝諸士習行儀禮內有用樂之處選知音監生衛良相等率其友百餘人取前詩篇日每歌詠諧之音律未及期年衛良相於前諸詩皆能畫圖定譜除鐘鼓祝敔之外列為六調一日鍾磬調二曰琴調三曰瑟調四曰笙調五曰簫笛調六曰埙篪調每一用之颯颯乎有古音之遺柎益嘆曰

聖明作人之深而古樂亦不難復也因命傳教六館諸生以養其性情之正育其和平之德仰副我

聖皇教養之厚意也或曰漢賈誼請興禮樂文帝答以未遑武帝用協律郎李延年造天馬芝房之歌汲黯深非之今此之舉何也曰汲黯之論文帝之言固孔孟之旨也昔孔子以仁為禮樂之本而不專於鍾鼓玉帛孟子推好樂之心與民同樂則聞鍾鼓之音者欣欣然有喜色矣惟我

聖皇具關雉麟趾之義篤愛民好士之心邇乃定

郊廟之大禮復雅頌之古樂本未具舉質文兼脩正所謂建中和之極而行以位天地育萬物者也當其隆盛追復西周

豈但如漢文帝而已乎於是諸生皆歌靈臺之篇而詠棫樸之雅

正學書院志序

侍御余子晦之巡鹽河東禮政既舉乃曰予身履唐虞之墟日覩稷契之舊顧風俗未振醇良未興是光以一塩自足也爰度運城之東空地若干創建正學書院并建塾學於其傍嚴選信厚端慤之士群業其中暇則親臨訓迪以明孝弟謹信恭敬學文之道而又舉行藍田鄉約延致仕馬張諸君為約正副講習古義表正群物一時志士聿興齊民多勸於是監生王世相纂輯其事作志七卷而都運詹子諸君走使問

序然其志亦采予判解州時事苟有題引是予自多其績也既而曰昔召信臣之守南陽常開芍陂以灌民田後杜詩繼之不隳其烈南陽人遂有前父後母之謠予之道不及信臣萬一然而當時之心則固不敢以一善自私便欲博及四方世今去解且十年矣侍御乃能兼攬古今廣開藝局雖予淺陋亦與舉行凡蒲解諸地莫不聞風颺起挽回古道是予行之一郡者今克而為數十州縣之廣試之一時者今傳而為千百年之遠豈特一杜詩繼召信臣而已哉則予又何敢以一已之私而廢侍御之公乎斯志也雖以共天下及後世可也

贈少司成桂濱張公陞南少常序

予自南太常少卿補今官既至京邸宿于公署當是時桂濱張公尚為少司成也即夜枉問續燭話舊叩所以教人之道蓋已示之大畧矣未數日而公南少常之命下即以予之缺也予嘆曰予方慕公以叨同僚而公乃不耻予之不良也以同予之先官予適至而公往公將行而予來睽離之久猶爾南北合并之難信如參商事之奇怪一至此乎公戒行有日問曰何以贈我對曰不外乎留我者耳昔者子路問事鬼神夫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幽明惟一理而知明為先人神無二道而格神則易今公已能教乎人又何有於事

神哉且嘗察公之教人矣寬而不失之縱嚴而不失之刻順而不失之阿逆而不失之犯操縱得宜處置有方諸士子無不畏其威而懷其德信其令而式其文故於公之將行咸戀戀不舍也然則公赴太常以事神又何必他求哉雖然予於太常未考厥職者有遺悔焉淮豕欲變而未程塙蔬欲藝而未圃厨米在汰而未還樂師欲正而未請秩祀有失而未經或頻舉而遭更代或適議而遇遷改遂使懿業未脩正政弛至今抱悔者不啻此五者而已公之往也斟酌其事損益於時或大補其缺典或盡釐其紀文當必又有出於予志之上者已公海內名流翰苑宿儒

聖上方興堯舜之治暫假公禮樂之司不日詔還近禁漸進
密勿敷宏雅之才摠經濟之具南都少常真非公久淹之地
也公必駿奔厥職靡禮不備靡樂不和其肯如予之有遺悔
乎公字子陽廣西桂林人起家正德丁丑進士選為翰林庶
吉士讀中秘書授翰林編脩歷任兩京國子司業至今遷云
先母陳氏六十壽序

先母陳氏者吏部觀政進士南海先奕倩之母陳也去年奕
倩舉進士思母不置每中夜輿口安得吾母自南海來饌此
進士升斗祿乎於是遣人迎之南海母曰吾兒桂奇舉進士
吾聞之喜而不寐吾意亦欲此耳乃使其父家弟某侍舳艫

并携奕倩之室以來舟至臨清而某歿母號泣泊舟不欲進
曰吾為吾兒來而使吾弟野死吾何以進為奕倩聞之驚悼
戰懼四體無措夙夜使人慰母於臨清權厝其某若逐母於
京邸然母終思弟某對食則泣遊庭則泣雖以奕倩愉悅之
誠旨甘之奉百計不能解也曰除使吾弟之櫬歸交南海吾
淚始可收耳是時奕倩授官期不遠乃置然曰母情如此而
桂奇奚以官為假使母憂成疾是尚為有人子哉遂列疏上
天子吏部覆題得送母南歸然其時已至今年三月陳夫人
於是生六十歲矣奕倩之友數十人因作金臺祝壽圖各賦
詩歌而奕倩請予序其事予嘆曰陳夫人在家承順父母既

歸履齋君敬恭內業無遠宮事履齋君既歿尚志不渝節操
比冰霜迪訓爽倩至有今日而其處第某之變又痛切如此
則亦可謂古淑女之孝友貞慈者有此四德神發其祥其壽
自可長視遠履不啻百餘歲矣金臺之祝又何以也無亦使
爽倩發孝以忠 君移友以處僚貞固以立本敷慈以字民
推是四德於國乎夫陳夫人具是四德於身一家人一鄉人
知之壽之而已爽倩果能推是四德於國則雖天下人後世
人皆可知壽之也是其壽豈可以年歲計哉且爽倩未第時
嘗謁予於南太常之別邸會晤雖未久然已瞰其志之不凡
矣比今過此見爽倩母未則來母去則去母樂則樂母憂則

憂進退無必惟母是據則爽倩推四德於國也又何難乎爽
倩而不難於是焉其視世之口談心性而不知置身何處者
其為壽其親之遠邇也奚啻倍蓰哉

封戶部主事南山周君暨張安人雙壽序

予在南都時戶部周謙之嘗過予以論學比予改官北上謙
之問壽其父母南山君張安人言皆且六十也予已諾之矣
今年春謙之考最又申前問於端範亭荅曰孟子云為高必
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吾願謙之為高而無下也夫為高而
不因丘陵則用力多且難子有自然之丘陵惟望勿舍之以
他鶩也昔者汝鄉之張敬夫篤學踐履取論語中夫子與諸

弟子言仁之事類萃成帙曰洙泗言仁錄以資顧諟遺同志
斯其學益深見本原一時師友門人皆推讓其純正傳數百
載而益光故予之漢州崇祀敬夫并其父魏國公正位廟貌
以祭之子誠學仁於敬夫如藉丘陵以為岷峩之高也則所
以壽南山君者亦如敬夫之於魏公當數千載遠不啻也况
南山君生而抗志幹蠱恥橐鞬之粗為聖賢之棄既生謙之
六歲而出就外傳十歲而教督文業五鼓呼之以興乙夜伴
之以寢寒暑匪懈淡泊是其張安人又如茶食辛以佐之於
是謙之甫及弱冠即成進士為小司徒而語默動止惟聖賢
趨皆南山君張安人之賜也然則謙之之所以繼其志者雖

欲不為敬夫不可得已夫敬夫之學仁也固為顯周矣然猶
不若張子厚之論仁廣大切實也子厚論仁人之事天比之
孝子之事親謙之之事親誠如仁人之事天則所以壽南山
君張安人者又豈可以年歲計哉謙之何其用力也曰夫子
不云乎功在終食造次顛沛之頃驗在富貴貧賤取舍之間

順德府志序

順德即古邢國漢鉅鹿常山地也風門百巖之所環拱濁漳
沙河之所襟帶蓋明時之股肱郡也舊有志訛漏不善今大
守孫君元朴自蒞任順德篤志慈民政平訟理四境之內盜
賊屏息民安其業則曰非往無以開來矣古何以貞今爾乃

考撫遺失適追舊典選委師儒纂成斯志將以具文獻而詔士民也涇野子覽而嘆曰後世郡邑之紀有古列國諸侯史之遺意然時世雖異而道義則未嘗不一也乃王仲淹謂陳壽之書范甯之春秋思過半者蓋以遷因而下制作紛紛率競博洽而鮮勸戒其志寡也斯編也當其志不亦遠乎志自郡紀以至外傳凡三十四篇豈惟足徵亦可詔後其可傳無疑矣孫君諱錦陝西綏德衛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封君王水樓先生雙壽序

水樓先生王君德容者南京禮部郎中國珍文儒之父也國珍爲戶部主事時封水樓君如其官今年生六十六歲所配

陳氏封安人今年生六十四歲於是其鄉縉紳咸謂其有雙壽之榮也往年予在南都時居太常之清風亭與水樓君之第甚密適當夫春芳初榮秋桂正芳常邀水樓君枉過散適於空庭之中游賞於爛熳之地則見水樓君撫景欣暢舒懷笑談矍鑠之狀似四五十歲人未嘗不擊節忻美以爲深有所養者也今年夏國珍以考最北來問雙壽之言且云水樓君年弱冠時有司舉入郡庠百方避免及長堅志不求仕進賦性仁孝嚴敬公正勤敏讓風水以與弟割已有而濟人赤子之心古人之行近雖受封泊然若無陳安人亦貞順柔嘉勤儉剛正濟人利物視人饑寒猶已痾瘵媿德不愧予嘆曰

往年之欣美固知水樓君之有此哉雖然此其在水樓君者也蓋非所以爲至也若乃引其孝以事君而忠蓋在

朝廣其仁以慈民而德澤在野法其敬以居位而職業罔有不脩擴其公以蒞事而進退無不可度推其儉讓以處察案而有羔羊之風循牆之規充其濟人利物之心而使無一物不被其澤以赤子之心而爲大人之心以古人之行而變今人之道將見水樓君之德可壽於一鄉而國珍之行之者可壽於天下水樓君之德可壽於一時而國珍之繼之者可壽於後世是可使水樓君暨陳安人壽數千歲不帝也且國珍不見長江乎初發源岷山者止可濫觴耳其後群流引附遂

至浪浴日月壽隱雷霆以爲南邦之紀者亘萬古不替也况國珍純篤忠信見利不惑臨事立判而又抗志高遠步趨聖賢然皆水樓君陳安人之賜者也則吾固知其自不能不廣其道於無窮也

壽萱圖詩序

壽萱圖者國子學正巴陵余子叔載爲其母李孺人作也初予在南都時叔載方典教於蕪湖他日以事來謁予於鷓鴣峰東所予甚重其威儀端雅志向不群以後雖未數聚然或寓書寄聲義未嘗不相通也比予改官辟雍叔載已先陞學正於此矣爾乃孤處退省一室寡交際絕取予若物外人者問

其故言李孺人年八十在家乃不携妻子耳然叔載日以屬官禮事予既數月偶以他事來忽言及鷓鴣峯事予曰叔載而忘鷓鴣峯之舊邪曰坤未敢忘第恐諸僚以坤為拔援耳予曰師我在前屬我在後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天地間之大分又何嫌疑哉於是叔載瞿然改執舊禮予於是滋重叔載之為人耻為趨承奔競者也又數月叔載以壽萱圖來且言李孺人凡古今格言諺語切於日用者一有所聞多能默識發諸論說亦多中節遇事無大小衆寡處之秩然有條既歸時隱先生事舅姑皆賢之內政旁午躬執勤儉裕用拓產家法甚嚴於坤兄弟中雖素鍾愛者稍有拂意撻之不貸嘗

曰上等之人不教而善中等之人教而後善下等之人教亦不善若等其於下等人乎其紡織多至夜分見坤兄弟學業無進又責之曰吾聞孟母斷機教子懼不成器也若等可不知自勉乎夫吾母治家教子如此乃至有今日是年八月四日則八十初度之辰也幸賴強健矍鑠未甚有老態不知淫野子何以語坤使吾母至數百歲乎曰叔載又豈可以他求乎夫李孺人尚以孟母自待乃叔載反不以孟軻自期耶且叔載受母之質如此其美也奉母之言如此其謹也使能踐形以益美其曾篤行以益顧其言則李孺人之道為之益廣而叔載自比於孟子者為不難矣當使李孺人之壽至數千

歲如孟仇者至今猶存且芳也不可乎

宋四子抄釋序

宋四子者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橫渠張子晦菴朱子也朱子曰程氏兄弟二人其學既同其言無異遂稱程子云故曰宋四子也予謫判解州時嘗抄釋周程張三子書解士丘東魯王光祖校正而刻之解梁書院比予官南都光祖復篋是書問於鷲峯東所於是休寧程爵見周子程子取而刻諸由溪維揚葛澗見張子取而刻諸江都同志之士欲求周程張子之道者皆可因是以知其大畧矣比予既守太學其誨諸生每稱四先生之言為入五經四書之門戶也乃微

中戴冠胡大器黃卷汪雲黃本靜汪光儉洪釗胡其仁黃登諸士侍側曰是刻諸江南者之三子書也冠輩尚能誦之但恨未能博及天下之士耳願暨同志曹顯羅瓊吳時敘黃錫吳文達汪鳳梧汪櫓汪一中自為校寫重刻拜請朱子者以加諸梓使海內遊太學者皆得誦習四先生之言以求為孔子之道當見士風可正民俗可移不尤愈於一由溪江都之行乎予然其言遂併抄釋朱子以附之於是冠輩持是書請博士南海蕭子曰強莆田鄭子汝舟重加校正遂入諸木曰宋四子抄釋云

朱子抄釋序

予在江南徽中士從予遊者請刻朱子抄釋予諾之未有以
應也比守太學徽士戴冠輩十餘人復以是請予乃取門人
楊中立所編語畧者遺其重複取其切近抄出一帙條釋其
下以便初學覽閱夫朱子之文動千萬言學者少而讀之至
於白首不能窮盡乃今落落數百條何也曰君子之學雖貴
於博而尤要於約也苟惟其博之趨在朱子大賢也則可於
學者之學豈不泛濫而無所歸哉學者苟於是編少加意焉
然後以觀朱子之全書自當知所從矣且因是以窺周程張
子旨奧上溯孔顏思孟之道亦可優入而不難也

贈博野掌教邢君序

予初守太學掌科王龍塘諸君子枉謂予曰敝僚邢掌科汝
默者其父古松先生弘仁山東名士也為臨邑選貢求就學
職獲授博野縣教諭請一言以贈罄吾僚友者之情也予嘆
曰予不知為人師之難近守太學方信其不易矣夫士之來
者聰明才辨固多有之然頑梗强悍安逸自取者亦不無其
人焉又或富者怙財貴者恃勢朝教而夕更昨誨而今違導
之以禮或不循其節陶之以樂或不諧其音予每求其故而
不得也則嘆曰當非予本之未端而我教之未公乎遂痛自
刻責敷陳古昔於是諸生始頗有聞言而信見行而迪者矣
今龍塘子言古松先生之為人也五歲失恃善事繼母無異

所生友愛諸弟喜怒與偕隨父靜海繼侍岢嵐一心藝書無
所外慕祁寒暑雨亦不釋卷其甘淡薄出於質性輕財履義
毫髮不苟凡處友朋厥孚交如至於論事當置人或不堪退
無怨言親故或偶失義者輒自懼曰得無為古松所知乎夫
古松先生如此則是其本已端而在我者已公矣以訓博野
之士吾知其令之無不行禁之無不止又奚有予之所嘆者
哉夫使天下郡邑之師皆如古松之有本也則其士之入太
學者皆可以不煩告詔鞭策而趨道矣予又何所憂嘆哉夫
民生之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
立聞有勸古松就封子官者則對曰人各有志我又何以子
之官為哉夫子之官已所成者也且不欲就況其在他人者
乎則古松之志出乎風塵之外拔乎流俗之表雖安定胡瑗
泰山孫復之立師道亦不過是以是而作士之良也雖傍郡
連邑皆將易心興志矣況於一博野乎嗚呼安得天下如古
松者數百輩遍布庠序以為太學賢士之張本則民生之厚
可坐而見矣

贈沈南湖考績序

侍御沈子文瀾將考三載之績于天官氏其僚曰沈子自縣
令進拜監察御史嘗兼維數道印綬數道無壅事其掣鹺商
商無怨言其恤軍士士無離伍其差視群倉巡按鳳陽諸弊

韋華而又條陳時事皆關政體非他累一績具一勞者可比也涇野子曰夫御史之職激揚有道舉錯有方而已夫激揚之道不惟其喜怒惟其人即百官之惡德者遠矣舉錯之方不惟其同異惟其才即百官之不才者遠矣若是而百姓有不蒙其福者乎行而考諸天官氏雖曰不職吾必謂之職矣如其徇己之喜怒也清濁必至於混淆如其泥己之同異也賢不肖必至於倒置若是而百姓不被其殃者未之有聞也行而考諸天官氏雖曰職吾必謂之不職矣夫文瀾嘗與予論均徭之事矣重役不頓于乞丐輕賦不假于富室余嘗以為有鳩鳩之志真民之慈父也他日又為其父敬軒君請墓

銘敬軒君歿已十餘年矣文瀾戚容盈面舉言泪垂予嘗以為真時之孝子也文瀾若又移孝為忠則必視君如腹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婉轉委曲之間即有回天之力矣移己之縣者以待諸守令則其所鼓舞勸戒者即有風動之勢矣以是而行激揚舉錯即才德皆至又焉有喜怒異同之說哉文瀾予禮闈所取士知其必惓惓于是也

椿萱榮壽序

椿萱榮壽者工部正郎鄧子一新壽其父節菴翁暨母劉宜人者也節菴今年生八十歲劉宜人少四歲皆以皇太子誕生覃恩德膺 誥命云於是一新之僚友曰翁素嚴毅朴實

孝友兼盡樂聞善言一事耕讀不藝他業宜人慈惠好施紡績至老不倦又能教諸子以禮宜乎有此眉壽且榮也一新乃作椿萱栗壽圖以樂之留都大夫士咸歌咏以侈其事他日一新以告予予問其詳一新曰文憲父日無所為農事之暇好觀孝順事實然必盥手而後開卷有所得輒見之行毋借復爾予嘆曰節菴宜人之壽此可以躋性百年未艾也雖然猶在一新能廣之耳去年予在太學有泉州進士黃鎮卿者從予遊甚重一新言能教邑士子邑士子至今思慕猶蘇湖人之仰胡瑗而一新之在工部又能秉度奉程不愆于素工部上下皆稱良焉他日繼此益廣節菴之行成節菴之志

益萊所事不懈于位秩晉公卿亦不改其操常如所謂盥手而讀孝順事實者則必澤加於當時風流於後世節菴宜人壽雖千百年猶存也

贈殷良器考績序

昔者予之在太常也數署寺印得二屬友焉其一為無錫顧承美其一為長洲殷良器夫太常職在祀神蔬果有尸犧牲有所酒醴有程香帛有度樂舞有士然積歲既久廢弛因仍厨門敞而不扃道流惰而無矩追藝神之罪難矣我為此懼每舉一賢也二屬友或導之於前或推之於後必使其義立而後已每懲一愚也二屬友或發之于始或斷之于終必使

其愚傲而後止予私喜曰苟為堂官者皆得若人以為屬焉
何患不能以事 明主哉故常恨不能即日同升諸公耳又

嘗見二屬友所製文詩皆格力不凡超入古作乃承美舉應
天垂元而未獲甲科良器選貢於鄉而未獲一舉又數惜其
才屈於散秩也比予改任太學遇銓部必曰安得使顧彥夫
者為太學博士為我諸生說經乎銓部亦有然其言者方舉

而陳去任於是承美猶滯於茲比推及南禮署篆南吏方有
入賀之行即日出印而良器考績文移適至乃謂其考功曰

予素知其人乃不能一書其最夫賢如二屬友也其不遇如
此豈非有數哉雖然遇不遇者數也學進而不已志立而不
渝行脩而不願乎其外者則君子之常也二君子苟審于斯

又何患于不遇哉不觀古之大賢上士亦不待崇階峻位而
後顯也乃其僚李博士惟中數為良器問考績之旨於是乎
書

贈趙士美考績序

仲南趙君士美為御史三載考績于宰衡吾陝縉紳在南都
者咸曰懿哉趙仲南三為御史也巡視西北二城巷無犬吠
查閱府庫倉場糧無鼠竊差視蘇松常鎮江防積盜瓦解歲
久客舟無虞當其為績誠一時之偉然者也且其隨事進說
應時陳言皆不詭不諛率布忠悃豈惟吾鄉有光哉是獨不
可一言以賀乎涇野子曰士居小官難居顯要易諸君知士

美治撫寧乎撫寧遠在邊鄙地險而民貧士美治之如抱餒
兒病女他日有寺人自山海關回貨車十餘輛役騾數十匹
計蕩寂之費日不啻十數金也乃又張威以索撫寧士美凝
然不動曰彥之寧解此知縣不忍毒吾撫寧公廩之外無羨
餽且革閑人之濫寺人居數日不能行至停其數車而後往
遂毀士美于京師而士美之名反滋重夫士美于其難者如
此則其在顯要者之績可勿評也且君子以立心為上立功
次之邇聞馬子約言士美當薦人之時偶亡一賢既覺寢不
能寐者數宵此其心雖以曾諸鬼神可也斯往也益廣其知
人之明益堅其祛邪之操見賢必舉舉之必先見不善必退
退之必遠雖古之名御史當亦不過是矣

刻博趣齋藁序

虎谷先生和順王公自舉成化甲辰進士歷仕禮部祠祭至
都御史凡平日所著文詩奏議以及學政兵務之章程咸具
焉自名曰博趣齋藁意蓋以志道據德依仁為本孫而不居
此特其游藝之一端耳夫先生學為孔孟之道身兼文武而
材備體用其道德仁義固未嘗不於文字間見也某年十七
八時先生提學陝西深受其開喻獎拔之益凡先生之言語
動靜恒以為師模而一時西土士風亦駸駸乎復古矣及先
生歿某遂撰次其行為墓誌銘亦畧具矣第其著作之富力

莫能為之傳也往來過雄山鎮會王松仇時茂嘗語及此而時茂素慕先生即以其藁托某校正命其弟時醇時閑輩刻之然某官事紛冗兼以道路奔馳校未及精而時醇使人過江取回是藁入梓以完兄命且裝釘送觀問序焉予覽之甚悲喜蓋是書非先生不能著藁非仇氏不能刊先生雖無子弟門人以求其業而秉彝好德之君子則固不以先生存亡而有間也然後知道學人皆可為而生前之成敗利鈍若不足道矣

藤蔭先生壽詩序

國家百餘年間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數年以來殞將喪師損

威耗財甚矣予嘗以為壯邊惟在于鼓將強兵惟在于飽士人多以為常談邇者北虜吉囊率其部落覘寇恣浪時且麥秋人倚為命若不獲刈則齎虜糧矣侍御文江胡君伯時巡按隴右聞此虜變馳至金城集諭諸將曰往者小王子屢寇河西亦不剌雄據海外土魯番糾連回夷住牧西羗爾等擁兵自衛既不能討矣今吉囊馮陵至此乃又欲顧身家耶先是伯時下車察士卒之饑寒周其糧餉足其布花增其餼鈔懲其兇魁上固有欲投石超距者矣至是諸將聞御史之令咸攘臂自奮有以纓繫吉囊之志比至紅城子選遣健卒各持銃砲夜逼虜營更迭燈發賊數潰亂自相蹂踐驚徙外道達

已始定如是者三而我軍偃旗息鼓匿不見形虜始則驚疑終則以為虛弱益不為備文江乃命諸將各出驍騎數道竝進直擣虜營斬其梟帥并奪器馬旬月再捷獲級百餘匈奴遠去邊民獲麥無不饜悅露布上聞重加賞賚則予之常談乃于侍御一驗未幾會伯時于途伯時乃問藤蔭先生六旬之壽言予曰即河西之事亦可壽藤蔭先生于數百歲矣復曰將無益之乎曰不見子鄉之程大中耶太中之子伯淳亦嘗為御史矣其論王道十數事并諫人主防未萌之欲者今其遺書固在也侍御取而行之豈惟可靖一河西哉豈惟可壽藤蔭先生于數百歲而已哉且藤蔭先生早遊黌舍博暢經史才足經世退耕于野嘗廬親墓孝感紫藤引蔓墓側其所配喬夫人沒先生年纔四十六也鰥居守義矢不更配至教御史兄弟義方懇切偕之大道是藤蔭先生之賢固歆追宗大中而伯時之壽其父者又肯讓伯淳而不歆匹之耶審若是則藤蔭先生之壽雖數千歲無涯也

崑山鄭氏族譜序

歲甲午鄭生若曾請序其家譜於金陵予已諾之矣茲申前請予覽之曰若曾之先故開封鄭人也從宋南渡始家崑山今已四百餘年譜凡三脩之矣一脩于晚宋再脩于天順初元三脩於若曾其開封舊本今固存也其曰太師豐者譜之

第一世祖也曰學士億年者始居崑山之祖也曰季四者始傳宋薛產醫之祖也曰王者國朝立籍醫院之始祖也溯本窮源功德並茂其為昭穆傳記支分派別亦既詳且明矣予感而嘆曰休哉鄭氏之種德乎夫耻爲元臣樂事義莊以贍宗族皆綱常倫理之大丘其生男多賢而女婦之克貞也其於譜也亦榮矣雖然綿延昌大使先德永永弗斬責在尔後之人夫譜所以明一本也故縱而觀之自始祖以至於若曾皆一氣而禪者也不容不反其始橫而觀之親屬遠近莫非一體之遺也不容不篤於親夫反其始則尊祖篤於親則合族尊祖合族而譜之輯也有其實矣若曾其勗諸雖然嘗告

若曾以學仁矣仁則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雖於天下族皆可合也而况於一鄭氏乎若曾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先生之言匪直訓曾而已曾知所敬矣

雪舫處士方君七十壽序

雪舫處士之七十也耳目聰明步履矍然身走霜雪中築鳳臺於水口以利鎮人當其壯健類四五十歲人歎中士率滿口褒嘉其子太學生鑾嘗從予遊過金陵問壽言手持雙溪鄭大叅東峯汪少卿二序曰恐涇野子不知吾父悉也雙溪之言曰雪舫君平生樂交與嘗舉數千金托諸其友而盡之不訝復與之竟得其報東峯之言曰雪舫君內而家族遠而

鄉黨有聞爭者有孤苦者有是非曲直相角者乃為之平其
忿植其弱解其紛汲汲皇皇不暇寢食涇野子曰由雙溪之
言則雪舫固古之義士也由東峯之言則雪舫固古之直人
也義則利不可溺直則曲不可回持是道而不渝也豈惟可
百歲哉昔者鑿之遊鷺峯東所也謂予曰家父以鑿從弟遊
京師而不返俾鑿浮江至此欲同領明教偕之以歸予嘗嘆
曰雪舫於其猶子如此則於其子時鳴可知矣豈非有古孝
友之風者乎今觀雙溪東峯之言信不誣矣則雪舫豈惟可
百歲哉雖然百歲之壽在雪舫者也行之而至於數千歲則
在時鳴爾時鳴不見漢之石建乎其父奮敦篤重義口不輕
然諾諸子有過召立終日不與顏色后建守其家範尺寸無
違嘗取奮中屨廁踰手自浣滌諸弟效法時稱長者漢至今
千餘歲建父子猶在也况時鳴進用有待使學如不及以雪
舫一人之義直孝友暢於四肢發於事業達之於千萬人焉
行道當時揚名後世則雪舫君之壽雖數千歲有餘也一石
建之壽其父何足為時鳴道乎

李孺人七十壽序

太學生胡大器自都下來至金陵謁予曰解州王舉才與大
器及黃卷吳梁十數人同游業北雍義氣相孚情相厚聞其
母李孺人今年十二月某日七旬之誕期也舉才以父恩榮

君琳先逝值母壽期也又自離遯膝下不能稱觴累旬懷若無以自解卷輩相率醵金裝軸賦詩寄壽解梁請序以宣舉才之思涇野子曰卷器徽人也梁輩松江人也某魯人也地去解梁若是其甚遠也人與舉才若是其殊俗也乃皆敬舉才欲壽其母舉才如未能順親豈能信友若是乎然即諸友之欲壽其母則舉才之能壽其母也可知已昔者予之判解梁也舉才羈州與其兄舉直舉善從予學當時已聞李孺人之賢矣其祖舉人濡司教永寧曲周南樂以善誨人鳴其父歲貢經任伊府工正以良于其職故孺人奉其閨訓歸恩榮君克盡內助無違官事所生四子皆教之以道彬彬然聞于

三晉比予自太常過解舉才以鄉試中式舉善已廩膳高等時解太守學正諸君暨解梁書院諸生鄉約諸耆且百人也送予至靜林寺開宴萬栢之中諸生憶予在州之日曾教童子詩歌請重肄詠予諾未已舉善即出班倡衆歌者然舉善年已近三十矣憶昔教歌之歲方當弱冠乃今老成朗誦不忘於宿昔予深感動泣數行下收不能已乃益知恩榮君孺人教子有義方王氏之昌熾未艾也夫子在解時鄉約諸耆托王太學閻節推書院諸生托丘孟學節推已化去丘王已出仕矣則謂舉才曰叔元不可不承其緒也舉才聞予言後日居書院禮舉其廢樂脩其壞俗振其頽經辯其疑鄉約

繼其成恒若初舉之日不懈也有余御史誨之者觀風河東
還至京師褒嘉不置於戲舉才不日試春官對
大廷有官守言責矣其舉措發千事業施諸民物近則光于
四海遠則垂于後世則李孺人之壽雖數千歲不害也斯固
器卷諸友之志乎

謝氏族譜序

王源謝族凡七八百人自南唐銀青光祿大夫諱詮者以來
五六百年矣銀青公生三子居王源者孟芳之五世強也仲
端之後居黨安開木今幾二三百人季佺之後居茅嶺分溪
及祁城中今幾八九百人然初皆祁門縣謝村里人也世遠

氏繁三支百宗譜亦異牒王源之譜今已六脩之矣猶有遺
而未收者焉強十六世孫有曰祚曰紋曰華者孝弟力田思
繩祖武恒欲聯王源之族以續銀青之緒乃命其姪顯重加
校編積歲成帙分為五卷始於申伯受謝至於子孫雲仍罔
不明著其

制誥勅命以及藝文亦皆備載他日華之子顧嘗從予遊持
斯譜以展予予覽而嘆曰王源之謝可謂盛乎雖然發族本
於祖宗之德收族係於子弟之賢子孫賢則雖在袒免之外
猶若期功之親子孫不賢則雖在兄弟之近猶有闕牆之害
顧不聞德澤君之為食憲乎躬秉忠清信及虺蛇當路詎免

積害頓除浙人畏如神明此其政恒在也顧不聞章甫君之
居適齋乎敦禮迪義親喪泣血力追古風日與汪環谷講學
桃墅從遊甚衆斯文一特鳴於微中此其教恒在也顧又不
聞銀青公之初開爾謝乎自少英邁才兼文武當南唐元宗
之間累進謹言數平患難及周師攻壽州唐以齊王景達為
元帥陳覺為監軍達遙為聲援覺意不決戰銀青公請重元
帥以撓監軍之權計不見聽遂變前名携家南其視棄大
將軍官爵如脫屣耳此其忠烈恒在也顧歸以告諸父叔使
族中俊乂子弟聿興懿志共步前脩使禮文由是而出恩愛
由是而篤信義由是而明孝友施於家忠貞著於邦斯譜也
不亦又有光乎不然止以標名字係支派為事則世之為斯
譜者亦多矣而又何貴乎問予言也

贈南少司馬乙峯蘇公考績序

乙峯先生西安蘇公將有考績之行同鄉諸縉紳謂予宜有
言且曰公之績雖考於三年而公之為少司馬并前太常卿
少司空也今已十年三品矣積勞多而累功高惟吾子鋪之
曰是奚足以言公哉是故有大臣之績有小臣之績建一功
樹一業決一獄營一室練一卒計數而開并署而課此小臣
之績也若大臣者言論風旨進退動靜百司具贍多勞不與
焉公適嘗進

表北上竣事而適有少宰之缺人謂公舊吏部也例當居此
然新體凡遷權要近秩必有所請謁焉而後可得也人以告
公公曰吾豈可躡私門而取公爵乎即日束裝出彰義門夜
宿于良鄉公遂不果改吏部未幾少司馬缺公南少司馬且
久也例亦當北改是時公已還南矣人謂公少濡滯兩缺必
有一得免茲三年之行惜乎公之不然也公聞之曰吾寧為
三年之考而不欲為一旦之趨吾寧為數千里祁寒暑雨
往來奔走之不憚煩而不欲為咫尺捷徑之行聞之於人人
皆稱曰乙峯公其有大臣之體哉斯其風真可以敦薄寬鄙
矣即使公有北缺之改人以為進

表而往遷官而行未必有今日之懿稱也其孰為美惡輕重
哉昔漢張釋之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後為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駿乘行至司馬門或至霸陵
及出中渭橋應對輒據法理文帝率皆稱善後遂為廷尉三
公令治案盜高廟座前五環事亦不阿旨天下後世稱為盛
漢名臣然則人臣事君惟懼政至而不能舉經以謀國祿至
而不能守道以濟民耳又安可論位之遠近官之要散哉此
固公之素志與定見也且公初舉進士出令榆次榆次素稱
刁悍難治公至之日平易近民懲其桀黠而又砥平役賦均
涂水利民愛如父母既久不忘被一召行取額註科道公辭

而不居授兵部主事因有他謔忤于宦瑾謫播州桐梓驛丞
瑾既誅召還授吏部考功主事至文選郎中凡選用人材
士林稱公後陞太常少卿以至今位則公之履直迪義而不
苟於逢人者蓋自昔則然也茲往也或晉正卿或入輔相益
懋忠貞秉儀朝著夙行海內勒勳鼎彝是吾鄉曲者之深望
也

贈李端甫陞知杭州府序

或問學曰仁問政曰仁何謂也曰學亦政也政亦學也學政
皆仁內無有已外無有物矣何謂已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七
者情而不由性之謂已何謂物曰飲食衣服宮室車馬五穀

三金百用之類數者由利而不由誼之謂物今夫天日月星
辰繫焉風雨雷電作焉霜露雪霰變焉飛潛動植形焉百千
億萬萬物生焉今夫民父母尊長稱焉子孫卑幼呼焉攻劫
穿窬出焉寇讎罵焉與焉孤矢戈戰之毒至焉故學能仁則
已克而上與天道達故政能仁則物化而下與民志通上與
天道達也一物不遂其生吾憂焉夫何故即已之肱折而股
夷也膚刺而指缺也吾惡乎不憂下與民志通也一夫不獲
其所吾慮焉夫何故即已之兄累而弟執系也子餒而孫疥也
吾惡乎不慮昔者顏子以仁為學飲水瓢與五齊三清同食
一簞與膾炙能掌同居于陋巷與畫棟彫梁同七情皆輕一

仁獨存故曰不遷怒怒且不遷其他可知矣故曰不改其樂
樂而不改其心可知矣及其以仁為政也酌虞夏商周之制
取韶時輅冕之宜得其道使治不泥通其變使民不倦民厭
文濟之以忠民厭輅和之以韶參伍不居神化無方斯民歌
帝力於何有日遷善而不知也或曰此其道蓋宰相丞弼之責
乃以告郡守可乎曰職有大小道無二致道行於郡則四封之
內安道行于國則四海之內安夫漢遵三代者也當其時如黃
霸于定國諸賢多由郡守陟晉御史大夫及丞相道安可限於
郡守邪况端甫孝友忠信章丘名士其令魏縣砥則徭役節
省甲甲弭戢盜賊敦崇節孝賑災捕蝗敷教興學政成循良

去魏之日舟出天樞魏父老子弟垂泣涕送不忍釋焉一時上
官有四知克畏六事孔脩之考其後二守鈞州及永平兼以晉
任南京金部益諳民情稔練政體公退之餘猶肆力問學追
逐史帙窮經致用則固有為仁之基矣暇嘗過予論學率多
稱仁以說而又顏氏故里人也則夫杭州之政方繼憔悴之後饑
渴之時誠舉仁而敷焉凡天目秦望之外峯嶺武隆之微山
與溪童皆與浴沂之樂稻塍笱塢皆引鼓腹之風矣端甫既
成杭州之政他日晉為卿相舉此措之以佐明聖又何難於四
海之民哉或曰何以能仁政於杭也曰郡領九縣九縣長吏
誠與之同心使共宣力焉凡其俗之近奢靡汰而去之無害

策獨而畏高明此其大機也端甫名冕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送南塘宋公應 詔進佐都察院序

御史大夫南塘宋公總督南京糧儲且三年矣凡諸利弊既已興革官軍皆及時獲食餉有大益於根本重地

聖天子賢之乃以廷臣交推進佐都察院事公將覲 霄漢之輝依日月之光搃激揚之柄振綱紀之風以臬成海內禬獨者也時大廷尉鶴亭王公方署南都察院篆暨副都御史東阜邊公適代公任乃集諸縉紳詩歌餞公江許請予序之予問公之詳二公言公自云由弘治乙丑進士除知睢州改監察御史闕年以病歸尋陞浙江按察僉事未幾以母病又

歸數月母卒服闋陞山西按察副使兵備潞州歷陞山東四川叅政布政晉南光祿卿至今位鰥官竊祿實負

聖恩平生無一可書曷敢欺罔以自立碑乎予嘆曰於戲南塘公之不可及也夫自公至南都予數聞其言論婉而且嚴不輕然諾數觀其威儀恭而有度不失尺寸又數察其交際上不失諂下不失瀆語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也故牧愛形於州守剴直彰于御史憲臬克振於晉越旬宣久著於蜀魯則其政績皆正大光明可敬而誦之者也乃公漠然不居視如浮雲過目將明智者守之以愚俊儒者處之以謙乎求其人于古殆西漢丙少卿吉之儔匹邪昔武帝時詔治

巫蠱郡邸獄宣帝真皇曾孫方幼以衛太子事坐繫吉以故
廷尉監徵乃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數病數相
視致醫藥後因望氣者言有詔盡殺獄繫者吉閉門捍拒謂
者令郭穰曾孫得免吉後入為光祿大夫又奏記霍光迎曾
孫於掖廷即帝位遂絕口不道前恩尋遷御史大夫有士伍
尊者上書言吉保養狀下吉削去尊辭專歸美於胡組郭徵
卿他日掖廷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阿保功辭引使者言
吉職則無功降庶人去宣帝始知吉有舊恩終不言大賢之
封博陽侯夫當幼病而養帝當詔刑而全帝當議立而迎帝
此臣子之極功豈惟恩流海內殆漢天下萬世之勳也乃蓋
而不彰隱而不露豈非敦篤君子者乎故致西漢黎民醇厚
耻言人過比美周成康世皆丙少卿輩之風也公自光祿卿
御史大夫且進輔相其履歷已多與丙少卿同而其言論行
事又率類乎少卿今茲之行益懋篤恭獻納明主屹然為邦
之司直使諸御史承其下風者皆敏於自求而不敢過于責
人正於自處而不敢陰以報乎恩怨用成有明醇美之化以
還虞夏師師相讓之風不啻比隆周漢中世而已可也若乃
摠揚以振綱紀在公特緒事耳

贈張運夫陞山西兵憲敕

琴山張君運夫既有山西兵憲之擢凡吾鄉士大夫仕南都

者請予言答曰予方欲有言於琴山也昔者予之謫判解州也倣取藍田鄉約以教州之士民請諸當路建解梁書院月朔均耆耆民髦士序謁鄉賢祠出升仰山堂予親臨課校若有孝義信厚克化鄉里并能講律誥及古賢孝人者則請出勸酒蒙士歌侑行幾二年訟爭既鮮盜亦頗戢耆壽脩行小子有造予既遷官南來則謂解梁士民曰去矣無滯我堂館無堦我牆堵毋折我樹栢居其室則思脩其業讀其書則思師其人未幾琴山以監察御史忤於執政謫繼予判郡政之暇一事書院耆民考德于鄉約所童子問業于養蒙館院基不足則拓其地庭栢或菑則申其植若乃鑿墉以限內外種蔬

以杜苞苴躬行君子表率士民又非予之所能及也於是解梁書院賴以緝熙光明至使相代巡塩御史或取其高年以托賑濟或倣其良法以式運城或迭其詩歌以教節奏皆琴山後繼之功也即使予去而琴山不繼又安能以成解州之俗而動解士民之思至今十餘年不忘哉今茲之行若過解梁能不又為士民之一新手或曰琴山今陞兵備僉憲駐劄石州連屢奇嵐保德吉陽四州分馳崞興大寧石樓諸縣東據偏頭西接黃河以達神木府谷之險而北虜每犯是邊當其阨要不減雷鴈是地去解遐逝而又職非其居今以解事告之不亦迂乎曰古之選將必取悅詩書而敦禮樂其折衝

千里之外者則不出樽俎之間也張子兵備若非移解梁之法焉則何以使士脩其孝弟忠信之實奮其攻殺擊刺之勇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乎且往年寧夏之丁廣何錦近歲大同之郭麻子諸人非其明事哉或曰乏軍起於缺糗曠士起于長傲如解州之教吾恐不足以捍內而壯邊也曰琴山嘗為襄邑二縣矣額課之外歲積五百足代夏稅野捍之鄉定立徵期咸遵約束及其入為御史也言必以正無所回顧薦必以善無所滯緩巡塩兩浙奏立成法雖遇權要亦不畏忌至被其中傷而無悔其在南刑曹有姦民豪富雖群咻相囑輒抵于法而不聽尹曹遇軍鬻幼女憐其徹夜號哭為出價以還而不言以此而蒞石州加以解梁之教所謂期月之間可使有勇且知方者不在斯行乎雖他日巡撫山西入為卿相亦不過是也如但以年資深遠與後進者同征歷任清苦與貪員墨者並儕艾強孤介與和光者同塵灰其心而倦於勤惰其志而慢於行以忘解州之初也則予且將仇子而况於他人乎故於琴山之行特舉解州之事云琴山名鵬翰陝西慶陽人起家正德甲戌進士

贈侍御王子清戎浙江序

侍御王子德仁近有浙江清戎之命蓋殊差也予與其父家為同年往賀焉德仁曰何言乎浙江也荅曰予知陝西不知

浙江雖然將浙江亦無同乎昔者予邑有陳氏東氏者同街里居也陳氏本靖虜衛軍久苦於衛之腴削也乃賄軍吏盜改籍行國冊去其陳之旁上通于兵曹吏逃匿姓名于漢中竹山數年而靖虜清冊至縣勾東氏補伍東氏以為素非軍也對官吏桀傲語官吏曰爾貫趾同姓名同宅地同奚而強辯以避役乎即解東氏以填伍又南里有兩李者一氏民一氏軍其田宅率相似也軍李氏者亦豫更尺籍竄滅已名註以民李氏之祖名而通于他方賂軍吏曰遲七年而後清也十年而後清遂解其民李氏為軍李氏莫能白也然此則自其變者而言之若乃著在令甲者凡軍士逃則根捕正身

亡則起解尸丁老疾則選壯替補幼小則結勘紀錄尸絕無丁則行挨究中途在逃則責原解赴衛違限則隨在送問官吏縱容害人則處以重刑隱藏傳送則罪同本犯寄住影射則通移挨查冒名代解則本犯調衛代者替伍拘無名籍迷失鄉貫則軍調遠尸丁原衛若殘傷肢體意圖窺避則全家發充煙瘴此其為法亦甚嚴矣然而自首復役者免借撥征進逃故遺男孩孺者免染集軍故尸止一丁者免見任文武官及吏儒等尸止三丁者免尸絕結勘二次者免先為事充軍後薦起為官者免僧道充軍故者免是又未嘗不寬也故不嚴則法隳不義而不可為也不寬則恩缺不仁而不可為

也寬嚴相濟仁義並行

祖宗於軍旅之事亦可謂曲盡其道矣若乃因其法用其宜斟酌舒隘權衡輕重不在浙江斯行乎雖然法如此其嚴也又如此其仁也為軍士者亦可以無逃匿而免於清勾矣何若而至於隱藏傳送寄住影射明知重伍而故迷失鄉貫明知煙瘴而故殘傷肢體此其故何也夫清勾逋逃者其末也究所以逋逃者其本也昔漢晁錯言于文帝募民相徙以實塞下省北戍之事寡輸將將費又飭邊吏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築室置器醫巫婚祭田桑墻墓各從宜處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

勸往矣夫錯漢深刻吏也其言猶如此其厚也所在皆募徙之民非若今之邊軍自祖土著者也然猶可以戀邊而不去所指皆西北苦寒之地非若今之浙軍多隸南丹奉義得州等衛猶可以水土習而不惡則今之逃者可知其本矣夫居安而惡遷好生而憎死樂富而厭貧此常人之情也乃有占殷實作軍伴勞而貧者任其力即軍裝以侵漁而行者喪其資月糧不獲支則準科差布花不獲領則折雜役首級不獲雋則賣豪強故軍以煙瘴為衽席之安殘傷為舞蹈之樂也英宗皇帝即位之初詔凡內外衛所官有將殷實軍士賣放買閑新勾不行恤存抑逼在逃者軍士事故管軍官不將

在營人丁收補及以見役軍安作事故者清軍官具奏題問
聖謨洋洋顯究弊根垂憲萬世惟在乎人奉行之耳夫德仁
英邁忠信博貫經史志在天下國家數進讜言其於士民也
欲革奸猾之弊而措之衽席作之勇銳者固其素心也茲行
也可知其本末咸舉矣將召虎方叔由此其選必不如他人
者應一常事還也德仁名獻芝徽州歙縣人起家嘉靖壬辰
進士

贈南京光祿寺少卿石淵傳君考績序

石淵傳君朝晉為南京少光祿三年矣將考其績於
朝諸公以予與石淵有場屋之雅也皆欲予有言且曰南光

祿亦統四署署皆以

奉先殿為首事月有供養歲有薦薦新極敬重也其他太常諸
祭殆百餘起多取辦于斯而直隸浙江等處解納犧牲案盛
以登簿正者皆有額數甚則至差科道監視收受其務直繁
劇矣乃石淵或代長以任其勞或署篆以蒞其事精誠忌
通于鬼神嚴正每倡乎僚屬法守恒肅乎厨卒可謂嘉績多
于光祿矣予曰是豈足以言石淵之績哉初石淵仕南刑曹
旋以憂去起復調北未洽再蒼法比精練迥拔行輩銓部推
薦于

上簡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巡鹽山東積弊聿革鹽法大行尋

復巡按江南當是時習尚和同法多廢弛賊吏竄民豪右梗
化石淵既至劾罷賊吏數輩未發者至欲解印綬以去其豪
右多罹誅鋤縮頸歛迹而又平反冤獄開釋無辜徽寧池太
之間霜旱以時民安如堵此則予所親聞者也今夫良篙師
操萬斛之舟載千人之衆中流而泛瞿塘當是時灑瀨大如
牛馬篙師乃迎風舉棹背石搖柁湏臾而過瞿塘千人者皆
鼓掌笑謝于篙師以為險中獲安也下至三峽大別篙師信
舟而逝舟中之人至有相煦相濡者矣夫石淵已良于巡
按之難又何有于光祿之易哉南野歐陽氏言石淵孝於二
人于伯氏朝宣自幼師事之友恭篤至長亦不衰鄉黨皆重

其行焉而又倜儻闖爽識達時務綜理微密志慕古先不肯
與特浮沉可以大受則其所至建績非偶然也雖然官怠于
宦成心懈于績著石淵自此陞矣雖他日位至卿相勳勩鼎
彝亦必視之如浮雲而惟此心之勉勉者不已也是予所贊
于石淵者石淵名炯江西進賢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掌科南岡曹君考績序

南岡曹君德仲守南京戶科三年矣將考三年之績其僚陳
子山甫尹子商衡為問贈言且曰

高皇帝最重戶口圖籍南京玄武湖中有臯洲乃令工部構
屋于臯洲上始數百楹屋有架閣四圍水也非盪舟不能至

凡天下造到黃冊咸按送戶科戶科覽驗照入後湖若有舛訛漏遺則用監生數百人清查乃行駁復造及遇雨雪則又以時曬晾凡天下戶口登耗有誤田糧盈縮有差皆起文本貫告投戶科入湖徵冊故湖冊我
明天下萬世之寶也南岡職司其居已三年久其勞勩不可單述心思不可勝究其孰績如之乎予自是奚足以言南岡之績哉夫自

文皇帝建都順天之後兩京皆設六科事體相同蓋謂參駁糾劾言事無或異也夫參駁係

君上之明達而於其德則有補糾劾係臣僚之邪正而於其政則有賴言事關天下之利病而於世道則有裨今天雖純陽之物實兼五行之氣然而因其運之速行之健也不能無缺焉善事天者常因其缺而補之故天耗缺其木則煉青石以補之天耗缺其土則煉黃石以補之天耗缺其水金火則煉玄白赤石以補之於是天資其材力之長復于混沌之初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自不待於言也久遠之衢有同往者數人焉一人困于酒仆諸途一人荒于內陷諸溝一人耽於金銀珠玉倒眠於東肆有端丈夫者過焉睨而視之曰是吾比隣里巷人也吾焉可憖然避邪遂扶仆者以解其醒出陷者以懲其色覺倒眠者使無瀆乎貨於是其他如三人之

病者聞之皆惕然惺勃然改是何也以其所糾劾者當也於此有古銅人焉聯屬四海九州之血脉而為之者也凡三百六十五穴無不具焉蓋神農軒轅之所劑定扁鵲華佗之所校行者也於是胃痛者則示以足陽明之箴心痛者則示以手少陰之箴病在四肢則示之標也病在元氣則示之本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有勿藥之喜下有護疾之戒大和行于兩間世道休于大猷豈但禪焉而已哉夫南岡英敏忠信博貫經史練經濟之才志在天下國家其畫之所為夜之所思動之所趨言之所入僚案友朋之所講議三年之間於此三者蓋稔諳之相時而必行者也此其績岿百僚皆讓焉一圖冊之勞真不足為南岡道也南岡名邁四川榮縣人起家嘉靖壬辰進士

封監察御史禾江傳君暨配劉孺人雙壽序

禾江傳君以子國鼎之貴封監察御史配劉氏封孺人劉今年生六十歲禾江君又長三歲也國鼎為御史履信迪義直躬而行偶有微疴上疏得告謂其僚姚宗舜曰某不樂為御史惟予父母咸壽榮封之為樂也某不憂予之疾之難瘳也惟吾父母行年踰六望七思一稱觴以祝眉壽之為喜也且吾父好友樂易貧而能安寒家則有子孫遵教而又能息人忿爭以興里讓吾母沉靜端重不輕言笑孝於舅姑恩在族

賊鎮初出門惟以慎刑為訓凡鎮之有今日皆吾父母之賜也今甲子一週而某耽榮食寵離逸膝下鬱鬱無聊疾由是作也泉州茲往豈其得已哉涇野子曰國鼎誤矣昔楚有士伍鶴者辭於其君而事其親其親弗願也使士伍鶴復仕以盡其職成其名焉而况國鼎抱博雅之學練經濟之才際聖明之世為名御史而不為士伍鶴者乎夫此竊縮朒之子負數十斤行數十步則仆於途有木強魁岸者舉千斤于肩日行百里不赧赧力不同故也子有木疆魁岸之力而當多事之際乃引疾以往竊為國鼎不取也國鼎若移禾江君之孝以事君則忠蓋至移其友以處寮案則同寅協恭首衆移其樂易以御民則民可近而得其情移其安貧以臨財則百姓足移其閑家有則者以報國則媚疾奸說遠移其息忿爭者以莅政則寇盜迸絕夷狄賓服移慎刑之訓以行法也則怙終不縱而冤抑不枉此其在職之仁與在家之孝國鼎試權焉孰輕孰重試度焉孰短孰長是故仁行于國其為孝重且長者也孝重以長則親之壽當如山嶽之時而不可易如江河之流而不可禦矣國鼎斯往如有取于斯言吾知稱觴之後勿藥之餘雖絕裾以登舟不俟駕以載塗可也

贈靜菴袁公 詔改北少司徒序

南少司徒靜菴袁公既有進改北部之

命予聞之喜甚越翼日其僚大司徒桐溪錢公在托序且曰
知靜菴者莫若同年也予辭不獲諾之或曰子他日無是喜
亦無是諾今果知靜菴者耶曰然昔者靜菴公初巡按于越
也見有溺女之事思欲禁之謂不塞其源雖三令五申民亦
不從乃先汰裝奩之費革紛華之用民始肯育乎女比公去
越十餘年矣有父母長成女子者曰是某年巡按君之存女
也數其歲實當公日則其所活人命豈可數計哉公嘗見途
有餓孺甚愴心焉乃買他人田數畝作義塚凡無所歸者率
於此收瘞其後撫按所至之處常令有司勸作富民興建義
塚量減門差歲終開報焚過人數每滿任去計數殆且萬千

山東多盜一倡亂千百為群公巡撫時捕盜必獲獲盜必誅
於是良民安如堵牆歷城章丘諸處墾田將億萬畝一遇淫
潦麥禾無望公改任待替矣因民之訴遂下令以田數定夫
額鑿渠以通河道導河以入海匝月之間億萬畝田皆成膏腴
蓋公心在斯民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他率類此而戶部之政
又人所共見而稱誦者也若乃在大理時席尚書以辰州宋
知府之忤已也先於巡按湖廣之日刻其人命數十贓私數
萬

上遣公偕司禮監太監錦衣指揮同往勘焉瀕行席以揭帖
囑公者再公皆不視而還之曰彼自有在官卷案也既至其

他人命皆因公而明惟一人命可禮錦衣欲償知府以阿
席公以律例執不肯且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輒以賊坐
知府去其後勘回公甚危賴

聖明洞察而始免或曰果若斯言則公於民如此其仁也其
於權勢又如此其義也仁義並進豈非實有道學者乎曰
豈啻此哉往年進

表于京也予嘗與公同事每聞有權門之往感然不欲行既
見矣飄然即欲去且公為法司已三十年致爵位已三品乃
宮室隘陋自奉菲薄夫人冠紳衣尚未克具孟子所謂我得
志弗為者今於公見之矣如公數輩進表臺省將士風勃然

而變民生熙然而阜成矣私心以為甚喜者真在斯也或曰
於公無增乎曰持斯心也雖位至端揆而不變堅斯學也雖
耄期稱道而不改是予之所願耳若乃因俗而為通逐流而
自愛予知公心所深惡必不然者也公字醇夫保定雄縣人
起家正德戊辰進士

贈曹寧波序

南刑曹正郎曹子廷寵既有寧波知府之

命予往賀焉言及前榆次寇司馬嘗為寧波矣廷寵曰惟寇
公為是郡嘉邁誥焉能繼之乎涇野子曰子懼其多勢要也
比於瑞安則何如持法而不撓履正而不私奉義而不阿俟

命而不懼公論既明勢要亦無如之何則既已能於瑞安矣
子懼其多獄訟也此於廣東司則何如凡應天合郡以及府
廠錦衣留守諸衛有詞皆歸折蓋南刑曹之第一劇司也晨
食而入哺時而出入則先僚出則後侶五年於茲既無冤獄
亦無滯事則既已能於廣東司矣然則何有於是郡乎對曰
願翌日詳教之于翌日而其僚陳士仁趙立夫來曰則何以
贈廷寵也曰予有千幅之被無翡翠飾珠璧綠著以湖縠統
以楊綾厚方三寸紉之久矣願以贈之予有四規之鏡自照
斯思存之七日可見千里既無所將又無所迎應而不藏往
而不去磨之勩矣願以贈之予嘗獲五劍焉乃區冶予之所

鑄秦薛燭之所相蓋錫出赤堇之山而銅涸若邪之溪者也
貯之繡襦積有歲月矣願以贈之二子曰贈被何也曰詩不
云乎哿以富人哀此筑獨故有踈羶者與覆其足有折臂者
與覆其肱頰瘍者覆其首背疽者覆其脊凡鰥寡孤獨顛連
比裂其幅以給之使郡及屬邑當寒不畏其凍者也贈鏡何
也曰賊仁之人其容白殘義之人其容赤侮禮之人其容玄
寡智之人其容黃不信之人其容青以此四規照肝膽畢露
而况於妍媸乎劍何以有五也曰純鉤以待稔惡湛盧以待
橫逆豪曹以待叛亡魚腸以待海寇巨闕以待劫盜古之人
有行之者乎曰若房瑄孔戣陳襄是也三子者皆嘗刺明州

而令慈溪矣。殘善用其被，雖蚍蜉淡菜之微，奏罷其貢歲充役夫四十餘萬，而况肯遺權貴乎？於是時民多有衣卒歲矣，裹善用其鏡，興學校所注意講求者，惟民間之利病，蓋毫髮無不知，而皆興革之也。於是時鰥寡無蓋矣，官善用其劔，以德化民，鑿湖溉田，其有害于民者，則劔之。於是黠吏豪惡避而逋逃者數千人，况吾廷寵飽諳經濟才畧，志在天下國家，素不畏強禦，而又法例練達，若兼三子之長，而用三物以得宜，豈惟可繼寇公哉？雖他日大行其學，衣被四方，亦可也。廷寵湖廣黃岡縣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南戶部周正郎陞知雲南府序

戶曹正郎周子謙之為部屬方六年，舉進士方七年，銓曹知其賢且材，遂有雲南之推。以雲南在會城之中，轄隸四州九縣，即古益州昆湖滇池之地，崇岡巖嶽，激澗縈紆，巽隸羅於民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為險，勢難統一。故往年安鳳二氏之亂，及木邦孟密之構，必先趨是郡而攻之，極其雄劇者也。謙之過予，曰：滿往意得中土一郡，選取屬州縣之茂才于郡，以造就之，乃今有此乎？涇野子曰：予方病時之提學，或撫按郡守多此舉也。夫科目已有額數，與其善又辭者，速得之孰若有實行者，亦與之乎？且均一士也，與選者何恩不與者何讎？是舉一與士率競浮文而薄

實行欲民生之遂難矣且謙之蚤受南山君之庭訓幼穉勵學不間寒暑年甫弱冠即成進士而又質直好義事不合理意鳴而去樂交賢友吐露腹心其誦書窮理寢食或廢蓋語默動止惟聖賢師故予嘗期以學南軒張氏之仁者也邇者交趾之亂

聖天子方有南顧之慮予聞謙之報喜曰雲南治矣雖交趾亦可服也乃謙之猶惑於俗而欲選教茂才者乎對曰涇野子誤矣交趾遠在此郡千有餘里之外逾臨安沅江老撾者樂車里之險而後達其境日者

朝議欲起四省之兵出大將會征南將軍以伐之猶謂其難

况雲南一郡乎請先言治雲南曰昔者齊宣王出獵于社山有父老十三人來覲王曰勞矣召賜田不租又賜勿徭役父老皆拜賜中有閻丘先生者獨不拜宣王問焉對曰臣之來願得壽得富得貴耳宣王曰壽係于天非寡人所能與寡人倉廩有限焉能以多富大臣在職小官不缺焉能以悉貴對曰王若選富室之有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則臣得壽矣春秋冬夏振之以時而不數擾則臣得富矣王出令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遠令者罰則臣得貴矣若賜田不租則君之倉廩虛賜勿徭役則君誰與為役使宣王從其言齊國大治甲于天下夫謙之所屬州邑不必拘貴賤也課其田桑長其雞

豚治其紛爭其中若有一二孝悌脩行者如得其真或為之
禮貌或移之勸獎或減其雜差則士不思奮民不思勸者鮮
矣南軒氏之仁于今日身親見之矣漢后倉能通五代之禮
徐生善為容至則選若人焉使相民間冠婚賓祭之禮因其
俗之所宜參用先王之典俎豆列于品類玉帛榮于羅次爨
然有文以相接藹然有恩以相愛而孝弟忠信之道達矣予
又贈子以晁氏之鍾后夔之磬譚人之陶單父之琴瓠巴
之瑟衆仲之六舞至則或曼擊于堂搏拊于室萬舞于兩階
而中正和順之氣通矣未及三年雖交人也以為雲南且如
此况於

朝廷之上者乎莫不解甲胄而覩揖遜之容投干戈而觀羽
籥之舞當其氣象真如洪武初年張鷟菴之在滇黃忠宣之
在交也不可乎而謙之陟長藩臬進登卿相亦是物也

贈張仲立陞知順德府序

汝陽張子仲立舉嘉靖癸未進士是年予濫司同考仲立雖
非本房然其博雅之學英敏之才則固共敬其名矣至於蒞
政決事卓有執守風采懋著超邁尋常予又陰重其人焉往
年推陞提學浙江而未獲去年推陞山東參議而未獲乃今
膺順德之

命將行也偕其僚董道夫許國華問順德拜以其政畧二祭

王文來涇野子曰懿哉仲立可與論過化存神矣道夫曰斯二者上下與天地同流仲立雖賢未可遽以是與論也曰昔者予北赴太學任會馬氏津於彭城馬氏曰所謂過化者非但毀謗侮訕之來而不有雖碩功偉勳亦浮雲過目無而不留者也所謂存神者立此心體至明如歛霧之日至公如同雲之雨者也予嘆曰馬氏之學知予遠哉惟如此過化也則視千萬人之身如一已之身譽之而不喜犯之而不校者皆妙道日入高明所進豈有窮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大舜是也踈而河濱雷澤之人誚其拙而不記親而有庠之君怒其賢而不藏及其有天下也四方風動黎民時雍四岳九官十一

牧推其聖而不自以為是焉惟如此存神也則即一人之心通千萬人之心不言而信不行而至無物不照無鬼不伏日對帝天所至豈可測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孔子是也端木賜問之而無言仲子路請之而不禱及其所獨得也雖顏氏之子既竭其才嘆高取前後而莫知其所在焉人言仲立筮仕行人正靈川王之祭兼却其金考福建鄉試亦辭其幣是科稱為得人及忤當路謫官同知青州懲革奸猾吏書盜用印簿抵換民壯賣富差貧去青之日捐却屬州邑贖金殆且百數此在他人固烜赫之蹟也願吾仲立以為過者而化之上希大舜不可乎仲立於青州辭神之日披瀝肝膈諒無汗顏

至告其師王南原者則自誓於無聞之年獲以一善成名使其地下無宰予之悔夫青之城隍雖亦神稱非海內之所通尊南原雖賢亦未易擬以宰予之師將別有所謂神乎願仲立存之以仰師乎孔聖不可乎且仲立少即傑特雖為諸生時先後提學皆以國士奇之盖有志於斯道者也故予以神化舜孔之事期仲立學仲立試行於順德以為他日作卿相之張本如何也

贈四川少叅東穀孫君文宿新任序

東穀孫君文宿既有四川少叅之擢分守嘉郾諸處予聞之雖為文宿喜實為文宿未滿也或曰戊戌之春考察之後科

道部屬在南都之出陞者多則郡守少則僉臬而文宿既叅
雄藩猶以為未滿何也曰予嘗數閱邸報見諸言事者多攬
披瑣細檢拾腐爛不曰八條則曰六款若比論不足則牽引
無辜以填對偶其關係利害干犯權倖者則固匿而不言以
為知時務也乃文宿之在諫垣獨識大體當其時相各立黨
與旁開門戶私相比周鼓舞奔競陰逐善類也其誰敢言文
宿痛列其隱悉疏其弊以為必如此而後天下治人以為文
宿身墮虎口矣賴

聖明洞察特宥而不問及時相告誥事發多官會審乃有出
言鄙倍橫肆桀傲者其誰敢抗文宿掌其案曰當言者未言

當避者不避互相誼置是尚為有

朝廷乎遂効應避之相人以為文宿頸逆鋒刃矣賴

聖明照臨時相既去文宿雖下獄而輒釋及他日王給事以諫言謫為典史也當考察之年患病未至吏部叅其有怨望之心其誰肯辨乃文宿疏論典史與臣舊同寮案素抱忠悃並無怨望吏部并叅文宿黨護因謫高平縣丞蓋亦

聖上先知其忠直而薄譴之也今文宿蹇滯卑官棲遲散寮亦已久矣茲陞也使得進列卿士班行寧不為省寺之一重乎昔者予嘗過少華峯見樵夫往來其上擇樸不能生榛橡不能長及至大華之麓萬峯峯欽千岩聳翠至女峰指而不

可到蒼龍嶺仰而不可即安子所謂松栢既多望之盡日不厭者也夫何故傳言其上有白額虎金睛豹以為此山之護守也使文宿即諫垣而進卿寺當非太華之虎豹哉其誰敢採藜藿乎漢武帝時有汲長孺者最戇直張湯善紛更則面折其過公孫弘善阿諛則面斥其非武帝內深嘉之稱為社稷臣不冠不見隱然為漢室之重至使淮南諸國謀為不軌者望黯之風而皆寢東穀茲性勿因前之屈以貶其道益齊其位以施諸民他日積進卿相當亦如長孺之在漢廷不可乎

贈經府黃性之陞知阡府序

南京左軍都督府掌府事永康侯徐公忻城伯趙公過予曰
經府黃君性之近有石阡知府之擢請涇野子一言以為贈
予方抱病衆辭越翼日二公復過予仍以是請越三日性之
乃來見予之病也畀以萬應膏香穀烏苓二劑丸併抄三方
以貺且曰服此疾必瘳續亦以言問予曰子無文摯之目長
桑君之口華佗之手而遽擬沛相陳奎之神膏安能必其効
乎雖然若有效予又豈不能一言以告予哉曰敏材之方極
真不假偽雖秦越人之起趙簡子亦不過也但藥之奏効在
旬月間而一介行李在旦夕起涇野子豈可待藥效而後言
乎谷曰予固不能三方亦有二方焉人人之所通用者也子

能識之乎其一方則嘉種之穀蓋炎帝之所貽實后稷之所
浴種者也秬秠可以生人糜芑可以祀神子其遍耰於琵琶
筆繁之野匝植于深溪石蔭之間灌以烏江浸以厓泉而又
省耕于春課耘于夏使皆方苞穎粟雖葛彰葛商之地比有
積倉間有積箱可也穀梁子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
饑三穀不升曰饑四穀不升曰匱五穀不升曰大侵子欲飫
石阡之民此嘉種之方不可不先務也其一方則帝女之桑
長五十丈其枝四衢葉大盈尺赤理青華子之於石阡也使
市居者植棧桑山居者植檠桑澤居者植隰桑凡四長官司
之人各為箔如廣場為簇如大屋切不可如漢尹昆以為非

初至切務也當見四封之內豈惟老者可衣帛雖黼黻文章
皆由是出也二方旣立則民日不慮 養殮寒不憂襁繻以
興禮讓以除強梗將石旰之遠封可比中原矣且子初署烏
程學訓躬行以率士乃聘典廣東乙卯文衡所取士稱得人
服闕改補順天復聘典湖廣乙酉文衡所取士亦稱得人九
年滿入大選考登部元遂除山西解州知州是時予以判官
方去解而南遷矣爾乃歲遭大歉賑濟有功忠信愛民解人
慕悅立去思碑及陞九江同知清戎造冊一不擾民亦有去
思碑予所作也撫按交薦遂有經府之陞然則石旰之擢非
徒偶爾而君之素履明白足可嘉尚且其二子具登鄉舉皆

昭庭訓亦嘗謁予器宇靜嘉則君之于民可知然則二方之
贈亦非漫然也君其懋哉以需後

寵君家世雲南晉寧州人起家某科舉人

贈陳正郎陞知姚安府序

莆田陳子士仁為南刑曹主事至郎中未五年乃有姚安知
府之 命將行來辭曰祥麟於先生無光耶涇野子曰士仁
而亦薄姚安乎昔者程正叔思盡其職雖未安尉且欲為之
而况此二千石之專城者哉夫士君子之光正在學之深
淺力之厚薄政之舉廢乃若官之美惡地之遠邇位之崇卑
不與焉夫士仁飽諳墳典旁疏子史所至人多從遊莆人望

諸陳茂烈湖士擬以胡安定其學亦深矣素履自持含章不
露官至大夫舊屋未改馬子約言雖書翰亦精妙然數隱而
不耀恐長于人而司空胡公每稱其甚有德若其行亦厚矣
他日張僉憲運夫會飲吾鄉之士曰鵬翰仕刑曹見陳士仁
者律例極精每決罰咸當於理其請議讞有所難疑更竄數
字於法輒準雖部尚書亦重其明夫運夫久為御史老法司
也且推士仁如此則士仁之於政也可知矣茲三者騰輝士
林傳芳百世有餘也其為光大矣乃士仁猶不自足而取於
他光乎夫官之治民猶農夫之治田也有農於此有田溢千
畝亞旅不澤疆域不選東不知溝澮西不知吠洫雨不耰種

霜不秋殺鹵莽而畊滅裂而耘及其收也此有滯東彼有曠
穗莠穀兼刈稗秠同穫計工食之費耗倉箱之儲當其所入
不及所出終歲勤動而不免於饑餓是雖千畝之多不及百
畝之少詩曰無佃甫田惟莠驕驕其此之謂乎於是田峻且
將請置限田以裁之矣有農於此有田惟百畝塍圳既明澗
泄有法追琢其僕夙夜是力趨澤而耕比旱而耘既朽茶蓼
亦耕本抵於是秬秠如玄山之禾黍苗皆陰雨之膏及其收
也良稷可以烝畀祖妣饒利可以糞及鰥寡是雖百畝之少
可浮千畝之出詩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其此之謂乎於是
田峻且將請立勸田以棄之矣夫田多而不治猶郡大而

理田少而不荒猶郡小而克舉者也當其始若有美惡之分當其終不知孰可得而軒輊之也然則士仁於姚安不可以為小而忽忽矣况人之言曰

朝廷方議有事於安南其與雲南接境諸郡咸遴選賢能之士以往而士仁之學行又章章如此斯往也雖視姚安如上郡以理之可也他日進登卿相亦自是耳士仁起家丙戌進士初授湖廣東安知縣七月以才堪治繁調改麻城乃即告病不及一月求為學官改授浙江湖州府教授居四年而進刑部云

刻橫渠先生易說序

予訪橫渠先生全書有年矣往在解州刻其東西銘正蒙理窟語錄并文集一二卷其他未之見也去年蘇州舉人黃省曾謁予言及之獲此易說暇嘗披閱其言簡實實於發經開物脩身教人甚切也當為先生之書無疑矣予竊謂易本為人事而作雖歷四聖其究一揆非專說天以道陰陽也故孔子以君子行此四德解乾元亨利貞示諸卦爻皆此例耳今以質諸易說益篤焉太學生劉椿程爵謁見此書好愛之椿請入梓爵同校正則先生之易固與程傳朱義並行於世不泯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